

王家营志 （近人）张震南 编撰

《王家营志》序

张子煦侯自冠以来，沉浸载籍垂二十载，尤颀于史。世居淮阴之王家营。营在明清时著称淮北重镇，直南朔冠盖之冲。今虽陵夷，碉垒犹昔。张子重其故里，搜采旧闻，并辑私志，自言为淮阴支志之一。既脱稿，持以见示，展诵数四，益信其有良史才。其书立限精严，择言雅粹，寢寢入古，足与咸、光、宣清河三《志》并传不朽。方隅掌故，可以覩一县之隆替，非苟作也。

王家营之名，昉于有明，立营、立镇，均不详其沿革；陆辇交通，亦不详所自始。其地侧踞淮堦，密迩泗口，淮、泗所交会，古称形胜。《禹贡》：“沿于江海，达于淮泗”。吴子寿梦会诸侯于柤，夫差城邗，沟通江淮，又掘深沟于商鲁之间，以会晋公午于黄池，皆由淮泗口北溯。汉魏以降，南北兵争，舟师进退必经泗口，尤为要害。元人开会通运河，泗漕入燕京，一苇可杭，开二千里水程之新局，达官大贾，咸取此道。吴兴赵孟頫作《兰亭十三跋》，即在会通运河南旋舟中，不闻有陆行二千里至泗口附近停车之事，亦不闻有自泗口附近舍舟陆行北上之事。明洪武元年，定河洛，太祖北巡，舟师入淮。是日巽上风多，扬帆飞帆，不二时而达河、淮二水相合之处，遂越淮入河，三旬抵汴梁。时山阳末口坝塞，盖循故沙河出淮阴磨盘口入淮，又沿淮而入大清河口。大清河原为泗水，黄河由之，而会通未废。不久，黄水浸安山，会通河淤。永乐复开会通，泗漕间道往往由小清河上泝，而黄河出大清口如故。嗣是黄河屡决开封、归德，夺颍、涡、睢以入淮，徐州、吕梁二洪水涩下，迄弘治先后百年，引河、沁济运，漕事大棘手。度此百年之中，会通运河除行漕外，不复通民舟，易舟而车，遂开新道。王家营殆为南北辘轳之要区，此证诸黄、运历史，可揣断者也。正德以后，黄河由汴、泗，单、鱼、丰、沛间，河势冰裂，会通淤梗。嘉靖初黄河改道出小清口，大清河垫为陆。自是王家营去河泗口稍远，水陆分程，地位愈重。又大河合泗，逆水行舟，有风涛之险。万历开泇，康熙开中运，地倾流急，牵挽艰难，行人裹足，王家营益居水陆冲要，南船北马，自清江浦渡黄河，车行达北平，俗称十八站，东南江浙朝会计偕，舍出王营无他道，媿于襄樊，未或让焉。咸丰中，黄河涸徙，褰裳可涉，商旅北行，改由清江浦赁车，王家营非宿站，顿失形势。光绪中津浦铁路成，辘轳易向，王家营乃夷为僻鄙，不复有问津者。余曾数经其地，又曾过开封之朱仙镇，阗阗萧索，彼此同之，未尝不瞻望太息，以为盛衰之数，天人所迫，非偶然也。

王家营旧在大淮北岸、今址之西，明代黄河入淮，开、归四溢，其水不盛，故下流不闻有水祸至。万历河患乃亟。河既夺淮，淮亦名河。潘季驯大修清

江浦上下，南堤未修，北堤王家营屡告决溢，恒苦水。清顺、康之际，营镇稍稍东迁，康熙十六年后，靳文襄大筑南北缕堤，王家营始有屏障。又建王营减水三坝，西大坝阔至百丈，市廛逼近水冲，居民惴栗。旋又创筑北岸遥堤，开下中河，后称盐河。自是王家营前后皆临水，地益偏仄。盐河水涨，阻于遥堤，水位积高，则浸淫为害。中河开后不及十年，又经两次受水，两次东迁，即今王家营地。坝水尤猛迅，既直出鲍家营口，口有束限，则分水出盐河，河唇之居，安有宁岁？幸东、中两坝久废，更越十年，大坝西移，水冲稍弛缓。乾隆中，筑王营越堤，建烟墩埽工，其地万险乃巩于金瓯。嘉庆中，坝又西移，水之所届，格于越堤，闾閻无惊。王家营虽蕞尔弹丸，盖已支撑至数百年之久。自余利病，具详本志“建置”、“河渠”篇。

“职业”、“交通”，取材尤丰赡，想见当年济浊河、驰官道，投止于王家营，逆旅耳目之所接触，北货麇集，车马喧阗，虽輿台贱隶，能为燕市音，呜呜执手，问生平如目前事。其志“礼俗”，则辨析方音，旁通韵府，俚谚假借，辗转仿效，偶与大都过客相对语，闻者目眙，志不讳俗，乃存其真。

“叙传”所述，皆纪实无夸辞，酷肖其为人，而艰苦劬学，乃能人所难，故卒有所成就。淮阴耆旧鲁通甫、吴稼轩、范丹林诸先辈，皆朴学大师，传之嗣裔，被于横庠，其学不立宗派，而士林翕然向风，往往声气冥合，多有能自名其家者。张子煦侯，幼秉庭训，它无师承，乃其奇宕之笔、涵养之气、翔实之文藻，若经大师陶冶而底于纯青，甘棠北湖，非为颀美矣。

张子著稿凡如干种，先成《王家营志》六卷，去春索序，适余正编纂苏皖两省通志“水工”，卒卒不及报，瞬逾周岁，恐稽杀青，辄抽暇书所见遗之。

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三月

灌云武同举序于京口寄庐

王家营志凡例

凡例

一、王营在明清为北道剧镇，史书载其冲要，野录记其繁胜，故老追谈，目眙心徂，而三百年来，未有专书。自顷形势迁革，户版凋瘵，不有纪载，后何以述？辄亡柁昧，谨依南潏、乌镇诸志例，创《王家营志》，为淮阴支志之一。

一、志地之书，当立畔岸，二百年前，营地在今之西坝，自康熙移镇，旧境荒落，道光间票盐经通，又蔚为大国。形格势禁，应难阑入，此缩于旧时者也。北有小营，在昔为浪石六丘地，又曰大河口下庄，本不隶王营境，而壤地相接，有辅车之义，观厥称名，亦与王营相齿，盐河一水，岂能殊囿？此廓于旧时者也，是书所载范围，一皆以此为准。

一、乡镇小志，与县志不尽同符，按目以求，则胶而难通，故“民赋”不载，“贡举”不载，“秩官”分入“军警”，“艺文”附见“人物”。亦有在县志为子目，而在本书则特立专门，如“警卫”示乡治之本原，“职业”、“交通”，著民生之惨舒，“礼俗”、“宗教”，见方隅之习尚。县志综贯全邑，势有不该，镇志断地立限，法宜详记，以资考镜。至如“建置”、“河渠”、“军政”、“学校”、“人物”、“古迹”、“杂记”诸目，以方县志，虽广、侷有殊，标揭不二。殿以“叙传”，则私著之恒规，所由与官书异也。

一、是书自王家营得名为始，搜访丛残，为之纫缉，惟有元以上，辽阔数千载，地望不详，文献无征，仅于“建置”中粗按川渚形势，推明所属，深惭固陋，末由尔见缕。近百年来，耳目既近，諏访能详，然十口相传，岂免差爽？“人物”一门，虑更疏阙，倘览者能据所闻，还以相纠，自当荟萃群言，刊为补正。

一、是书削牍之始，即赖乡先辈徐庶侯先生敦勉之赐为多，稿成又蒙先生暨灌云武霞峰夫子裁正违误，同县范君耕研参订义例，并堪铭诵。至采访事迹，则同里韩丈芷芑、孙丈穉庵匡辅为宏，他若“小营”则赵君守之，“天（方）[文]”则葛君杏五，“职业”则杜丈楷丞、何君又纯、于君海仙、韩君寒山，并有征集之劳，揆以往例，悉宜备书。

## 王家营志卷一建置河渠

### 卷一建置河渠

#### 建置第一沿革圩寨坊市疆域

#### 天文里甲

王家营之为镇也，其在上世，盖《禹贡》“徐州”之南裔，益南则与扬土中分淮渚。其间广削夷险之数，无能详焉。两汉置县，有朐犹、临淮郡。淮浦，下邳国。并临大淮，而土宇交错，乃莫能定所属。秦之淮阴，背淮而县，兹镇非其竟。晋广陵郡跨淮而治，淮北有淮浦，无朐犹。及东晋播越，兖、豫为戎，寿春、淮阴之间，列镇相望。然苻秦数窥边，而卒未能有淮内。宋明帝初，薛安都以徐州降魏，魏遣镇东将军尉元以兵迎之，而张永、沈攸之之军挫败屡闻，宋退屯淮阴，由是失淮北地焉。时则泰始之三年也。自后东魏称帝，历北齐、后周以迄隋氏混一之始，俱隶北朝，疆索不改。唐兴，天下为一，武德四年，初分涟州置金城县。咸丰《县志》谓：今县东北得其地，与安东分壤，安东今涟水县。今镇盖金城属也。后二年省入涟水。宋高宗南渡，奉表割地以与金和，约以淮水中流为界，而镇入于金。绍兴十一年。金以金城隶涟水。



又三十四年，元灭金，金遗民来归。咸淳九年，始置清河县，治大清口，得今县河北地。镇密近县治，不及十里。元泰定中，河决，徙治淮阴故城。旧县居民恋土成聚，凡数百家，大河口镇由是起。后少陵替，卒駸駸散去，其存者独今之小营云。而王家营之名犹未立。

泊明设兵卫于各行省，阨塞岩疆，碉垒棋布，战功世袭者，居其地而不迁。邑境为大河卫，受成于中军都督府，为营者十数。以方志证之，王营而外有訾家营、鲍家营、薛家营、骆家营，今盐河以北又有苏家营、陶家营，凡六所，疑尚不止此。王家营之名盖自此始也。说参鲁一同《邳州志》。嘉靖、万历之世，黄流失叙，廷议分河，镇滨河而处，乃数见于史，要为今镇以西之地。万历十九年夏，淮水暴涨，王家营初以河决告。康熙《淮安府志》：是年，宿、沐以下平地水丈许。自后讫于清康熙三十二年癸酉，阅年百三，而告决者十有二。详“河渠”。康熙六年之决，民居没于水者数百家，镇东迁，分东、西营，衰落过半。本乾隆《县志》，咸丰《志》疑其误，而改系九年。然证以六年徐越《请分黄疏》谓：王家营现在冲决，每岁如此，今年尤甚云云，则仍以系之六年为是。又乾隆《志》“祥禨”记王家营初决亦在六年。二十七年秋，水大至，坊市崩于河，知县管钜请于淮扬道，捐俸买山阳朱生地，东迁里许，期月而民复聚。里人杨穆有碑记，见“古迹”。按，杨碑有云：五十年间已三迁矣！知前此迁镇之事不自康熙六年始。又查嗣璫《王家营》诗：“五年三到三移渡，心折惊涛打岸声。莫笑客行无定向，主人身世亦浮萍。”亦足以见其变迁之屡。三十二年，复水。咸丰《志》作三十三年，今从乾隆府、县《志》。钜请于总河，伐近堤官柳九千而迁焉。不三月，市廛尽复，是为王家营新镇。值海道未通，南船北马，众庶走集，财赂大贍，直至咸丰兰仪之决，斯地并以冲要显当时。而大河口自明季已离为上庄、中庄、下庄诸聚落。乾隆《县志》：大河口旧镇原为县治所，治迁后駸駸鸟散，仅存小庄数处，星缀河干而已。按：雍正三年，清河县《示禁衙蠹违例殃民碑文》载：全邑额征流寓丁银数目，大河口有上庄、中庄、下庄诸名称。近下庄者称稠聚，曰北王家营。据乾隆《县志》载康熙乙亥《志》图。咸丰初，贼毁其泰半。乱既定，置重卫王家营，而分偏师戍其地焉。则小营之地所自始也。按乾隆《县志》：斗姥阁一名八角亭，在王营镇。今此亭尚在小营之北，可知王营封域之广。

镇初未有圩寨之防，穆宗同治元年，捻贼南犯自沭阳，漕运总督吴棠檄诸乡镇筑圩自保，镇民尤兢兢，东起草湾，西暨减水〔坝〕下游之地，南及太平、洪福诸庄，北至于马家大圩，输财与力者相随属。及圩成而贼大至，然不得逞去之，得无扰。是时河北筑圩者以十数。后数年，参将袁世功以部校左营兵复增筑焉。大抵南北因河堤之旧，不更筑；东西则各掘堑为长垣以相绵接，凡

周回六百丈有奇。辟门五，各题以字，南曰“清淮管钥”，省称小南门，今圯。其右曰“物阜民康”，北曰“恩光北至”，东曰“海岱屏藩”，今圯。西曰“万宝庆成”。又为炮台六、圩四隅及南北门之东偏各一。涵洞二。东西门之南偏各一。光绪二十一年，圩工敝，里人杜学浚、孙乃煊、费瑶、徐垣更募民夫以修复之，規制如前筑，而于“物阜民康”门之右辟水门焉。从形家言也。募建者里人何淇泉。二十七年，参将郎桂林又以武卫军漕标中营新兵营重修，且缮其埤堦，至于今不改。

坊市之著者，自西而东，有西街、粮食街、堂子街、古堂子街自城隍庙西偏抵北圩根，因旧有李家浴堂得名，今公安局编为城隍庙街，而以粮食街北半为堂子街。骡马街，而北门外为小街，在小营者亦有西街，皆纵行。小营昔有东西二街，东街毁于捻，独西街在。其横行者，则有大巷口、今公安局编为南横街。增新酱园巷、今曰太平桥巷。润生酱园巷、今曰东横街。香油巷、在增新酱园巷南。永宁巷，一名饒劳巷，有坊，嘉庆十七年建，光绪二十八年重修。而西街又有胡老爷巷、相传巷北通涧桥司署得名。黄巷。旧无巷名，民国十九年以纪念保卫团长黄世英而名。

其疆域，往者王营西接大河口，今西坝杨家马头以西属之，其东则称王营西坊。东直草湾，与山阳析入之寿宁乡接，按：徐越《疏》以王家营系山阳，知昔时境绝广衍。南以淮水界清江浦，乾隆《县志》：昔与清江浦分界，后以北岸土沙，黄河冲刷，北徙数里，遂启山邑奸人侵夺之谋，屡经控理，至今犹多被占。咸丰《县志》：后河北徙，山阳来争地，今并为一家，争乃熄。北抵盐河岸之土地祠。小营古未有限断，大都自盐河遥堤以南达土地祠，隶金庄镇。其北则浪石六丘之地，其东以横堤与四丘为界。威夷总十里许。自垣墉既肇，畦畛泮然，于是西不兼西坝，东亦不能及草湾，境乃缩。昔者金庄跨盐河而镇，今则分入王营若小营，为境乃少溢于旧。准今立限以定疆域，则南界旧黄河，渡河与一区东滩乡接，又南至于淮阴县城五里。东则出郭为外北乡界，又东至于草湾十里。西界旧卡房，又西至于西坝镇一里。盐河北为小营，东以陈氏窑界二丘，堤北以横堤界四丘。又东至于朱家集十五里。北界月光庵，又北至于丁集十八里。西界大洪厓，又西至于袁家集十二里。南去江苏省城三百九十五里，西南去京城五百三十五里。

其于天文，昔在降、娄之次，今隶中原时区。依英京格林维基天文台测算，王家营当东经一百十九度一分而缩，北纬二十三度三十七分而缩。其节候蚤莫，率如县治。

〔其〕于里甲，明时属吴城乡。清时，王家营属吴六图，大河口属吴七图。康熙二十六年，知县管钜勘丈通邑田亩，王营分二丘，头丘即在王营，二丘

为今之西坝。大河口分五丘，浪石分七丘。清末仿行自治，属第三区。民国革命，镇属第三市。十八年，复为第三区。自余区域，则随县以定所属，例不能详也。

河渠第二河水淮水盐河鲍营河营河

文渠沟各项工程

王家营之兴也，其在河、淮交鹜之际乎！无河、淮，是无王家营也，吾是以先述夫河、淮。盖今之旧黄河，古之淮水也。昔者禹导淮自桐柏，东会于泗、沂，东注于海。泗之受沂也，在今邳县之域，古沂口在古邳治西，今沂口在邳、宿之交。例不当详。其南流以注淮，实当王家营北大河口之墟。其水亦称大清河，而会淮之口曰大清口。亦称清泗口。宋咸淳九年置清河县于此，后为大河口镇。自宋之后，黄河累决滑、郟间，东南夺泗以注淮，淮乃涨。

金明昌五年，河决阳武故堤，灌封丘，东注梁山泊，南北分流，南流者益夺泗，出大清口。元至正中，贾鲁筑塞白茅决口，汇泗合淮。明孝宗弘治七年，命刘大夏筑太行堤，断绝黄陵冈支渠，于是全河毕泻，河、淮为一，实三百年灾害之原也。河故强水，挟沙俱下，水道由之填淤。嘉靖之初，桃源三义口塞，河行小清口以会淮。称小清河。今按：即旧县以南之黄河槽。嗣是，或上溃崔镇，或下决草湾。万历四年，督漕侍郎吴桂芳奏开草湾新河，而上流涨未已，于是廷议浚海口，或谓当筑崔镇，而开复老黄河，嘉靖以后，河出小清口，故称大清口旧道为“老黄河”。并下河臣议。时桂芳已卒，诏以潘季驯兼理河、漕。季驯言：海口非人力可复，惟当缮治堤防，俾无旁决，则水由地中，沙随水去。于是条上六事，其四曰：塞决，筑堤，止浚海口，寝开老黄河。诏悉如议。自是河、淮力合，数年无水患。十九年夏六月，大风雨，黄、淮泛涨，淮、徐、凤、泗皆为巨浸，祖陵数被水，于是河初决王家营。给事中张贞观言：泄淮不如杀黄，而杀黄于淮流之既合，不若杀于未合；至于广入海之途，则自鲍家营、王家营至渔沟、金城左右，地势颇下，皆可因势利导。又言：分于上复合于下，则冲海之力专，塞鲍家口、王家营二决，则不致散溢无归。帝悉从其请。虽不果行，然分黄之策定于此时矣。明年，潘季驯放归。二十二年，黄水大涨，清口沙垫，淮隘不得下，祖陵受水甚。诏工部诸臣定画一之计，总河尚书杨一魁主分黄纵淮，海口别疏之。议定报可。二十四年，一魁乃大举，役夫二十万人，开新河，起黄家嘴，在桃源县东十里，旧县上十五里。经渔沟、浪石，至安东下五港，注于灌口，长三百余里，以抑黄强。辟清口沙，建武家墩闸及高良涧诸减水坝，分由射阳、广洋诸湖入海。支流下芒稻河入江，以疏淮涨。十月工成，水患平。然不久辄淤浅，而正流深阔如常，惟上流亦相继告决。并见《明史河渠志》。而王家营乃偃仄两河之间，讫于明亡，可



耕者几靡尺土。麟庆《河口图说》：清河境内废田二千三百余顷，延袤八九十里。故河道之一大变已。

清兴，河复入淮，顺治元年。而上流自大梁以下，溃决者犹相望。康熙元年夏六月，河决王家营。自明季分黄，水缓而流滞，淮由高家堰南泄，河蹶清口入湖，湖、淮隘不下而河益饱。又每水发，河臣辄加堤，而河身日益高，季驯之遗意亦失。王营地势下，遂每涨必决以为常。王家营之决见于各志书者，康熙元年以后，四年五月、六年七月、九年五月、十二年三月、十四年、十五年、十八年、二十七年、三十二年，凡十一决。由是洪涛所趋，高庳易形，坊市易位，而镇益东。十六年，罢（县）[总]河王光裕，以靳辅代。辅治水之策，独宗季驯，主均剂黄、淮，不使偏强，以杜遏蹶之患。既受事，首塞诸决口。明年，奏建三减水坝于王家营，泄黄河盛涨，北穿鲍营河入海。大石坝长一百丈，上造浮桥，下通水道名鸡心孔，百有三道。其东为中坝，又东为东坝，各宽十二丈六尺。见乾隆府、县《志》及咸丰《志》引《河防杂说》。据乾隆《志》：坝在蒋家场、王家营之间，今失所在，而东西坝之名犹存。浊流既减，清水畅出，故《志》称：竟辅之身，两河常无患。三十二年，河决，移居民，建埽工。乾隆《志》所谓“旧埽工”。三十八年，帝南巡，开王营引河。未详所在，当在减坝内也。又二年，初修减水坝。本咸丰《志》。《行水金鉴》谓：王家营旧坝，四十年重建土坝，口宽三十丈。乾隆《府志》：王营迤西旧减水坝一座，康熙十九年建，二十七年筑坝堵塞，二十九年复开，四十四年修。所纪较详，惟年岁略有歧互耳。四十五年，移建于旧坝西。乾隆《志》：在旧坝西八十丈。康熙四十五年筑，口宽五十丈，坝下引河一道，与旧坝泄下之水同行。按：此亦石坝也，今西坝茂盛街西有其遗迹。五十年，建大坝埽工。载乾隆《志》。雍正间闭，乾隆间复出。有越堤，嘉庆九年筑。五十八年，开镇东引河，长八百二十丈。乾隆《志》：今两头俱淤，止存百余丈。咸丰《志》：分溜北趋，以保南岸老坝车路口险工也。嘉庆二十年堵闭减坝，挑浚正河，于老坝对岸取直，则此河见在大河身内矣。治法大备。雍正五年，王家营堤工敝，更补筑之。其七年，复加高焉。十余年中，大都因成法，补苴无弊而已。高宗乾隆五年，镇人筑东格堤以障黄水。又筑王营减坝引河堤。并见乾隆《志》。八年，修包滩埽工，于时减坝引河久淤塞。三十三年，总河白钟山请浚治运盐柴，不报。而上流仍岁南溃，正河转浅，恒倒灌清口以啮运。于是始开王营减坝，泄异涨。自二年至于三十八年，放坝者九。乾隆二年、七年、十年、十一年、十八年、二十年、三十三年、三十六年、三十八年。更筑越堤其北。三十七年。三十八年四月，坝口跌塘桩石朽坏，总督高晋、总河吴嗣爵奏移于旧坝下。口宽三十丈。先是黄水倒漾，引河不及疏，河臣有献木

龙之策者。乾隆五年高斌。初建于清口，用以护岸刷沙，清水渐畅注。乾隆十二年，建木龙于王家营对岸。然河势讫未北趋，每暴涨，倒漾仍不免。四十四年，放减坝。四十六年四月，总督萨载、总河李奉翰又移下改建之。以前坝止离黄河二十余丈，坝底过高，启放之时，溜势直下跌塘，至是奏移下八十五丈别建，口宽三十丈，坝底落低四尺。是岁河溢祥符，又大决议封青龙冈，流连数载，下游垫益高，河益仄。是时，王营河甚狭，一苇可杭。见“杂记”引周广业《冬集纪程》。五十年八月，黄水倒灌，清口淤平，始议借黄济运。是年，开减坝，自后五十一年、五十二年、五十四年、五十八年、五十九年，凡六开。筑烟墩埽工。明年，烟墩水溢。嘉庆元年，黄、淮并涨，上游决丰上汛六堡，开减坝以泄清水。十一年六月，复开减坝，水夺溜北穿盐河，刷遥堤，冲四铺民堰，入张家河，由六塘出灌口归海。坝底为水冲塌。于是戴均元、铁保、徐端以改道入告，且称溜迅而槽直，新口远胜旧口。原奏：旧道自王营至海口计九百四十八里，新河至灌口计三百七十里，旧海口低于王营五丈八尺，新海口低王营七丈二尺，且新河掣溜已及九分。帝悦，制《黄河改道记》传示中外。然新河浅仄，水势弥漫纵横于龙窝五图间，河、沂兼病无所归，又卒卒难为堤筑。明年，遂塞减坝浚海口，归故道，而改道议寝。束清之量亦微，乃壹意借黄矣。十三年，运河溢，铁保、吴璥请复建减坝，定改建于旧坝西八十五丈苗工之处，工未举。十六年五月，河水溃减坝，由东北旧河形入海。总督百龄言：河病不在海口，仍以修浚正河为便。八月，自邑境至于海口，要工并举。十一月，遂塞减坝诸漫口。明年故道全复。又明年，新减坝成。凡石滚坝二座，金门各宽三十丈，坝底升高一丈，两边各筑束水堤，西长百五十六丈，东百三十丈五尺。又两坝坝尾至束水堤各筑土堰，共长二百六十五丈。又于坝下四十丈，添筑二坝，长百三十三丈五尺，以为重门保障。今按：其地名西闸，遗址宛然。二十四年，放减坝。道光四年，黄水大涨，淮决十三堡，湖大耗竭，黄水高清丈有三尺。六年冬，挑减坝迤下正黄河。是岁，总督琦善与副总河潘锡恩议，以放坝浚河入告。六月，锡恩筑新格堤九千丈，自减坝以至六塘。八月己巳，放减坝，正溜掣动，冲为大泓，遍地水深数尺。于是鲍营河及浪石以东之便民河淤。鲍营河见下。便民河起旧县经浪石老虎荡，间至永兴镇，注于鲍营河。明年正月，正河成，乃塞之。合龙为三月初三日。塞三日而黄河复涨，运道胶浅，不可方槽，急堵清口御坝，行灌塘法，淮乃绝河南鹜。河、淮二渎，自此离矣。七年五月，谕曰：琦善等定启放王营减坝之议，朕不惜帑金悉照所议办理。乃始因湖水异涨，大启闸坝，迨宣泄不畅，赶开减坝，以为迅启御坝畅泄湖涨之计，致下游田庐淹浸，居民荡析，已属办理不善。本年堵闭减坝而黄水仍未消落，运道仍旧不通，并将下游挑工前功尽弃，该督扪心



自问，尚有何颜对数百万灾黎耶？琦善著即开缺，降为二品顶带，另候任用。十二年八月，奸民决桃源堤，全黄入湖，是年，王家营渡河处打桨径渡，不用风帆，从来未有。语见彭蕴章《诒穀老人年谱》。逾年乃塞。二十九年，河大涨，犀司吴城六堡大堤泄黄入湖。明年，总督陆建瀛奏筑滚水石坝于减坝之缕堤。金门宽二十丈。并于新坝迤上筑柴土圈堰以备启放。今按：滚水坝一名前闸，以保盐河北堤也。然未久河徙，实未尝用。咸丰初，河累决丰工。五年，又有兰仪县铜瓦箱（今作厢）之决。卒乃北穿山东张秋镇之运河，走大清河，由利津入海。自是河势不复南行。

此皆大河夺淮之往事也。今故道犹存，人尽以黄河名之，若无复知有淮者矣。当其盛也，版筑之役、封堠之戍，无日以息。或秋水大至，堤上官役千百，灯火相望，彻夜鸣噪，其长波之所荡，浮天而拟海，行子变色，诧为畏途，今何如哉？盖尝考之于史，验之于势，以为淤者决之原，决者徙之渐也。自黄流倒灌，湖高于清，黄又高于湖，通塞易形，高下异位，虽有圣智，其能搏而跃之，激而行之哉？河之复行滑、郟，与淮之大去其国，势也天也。文宗咸丰五年，河既北行，王家营渡口遂成平陆，自非异涨，罕用舟楫。张正谦《渡河》诗：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急流迅驶如奔雷。我经耳熟默悬揣，险途未涉先徘徊。阳侯徙宅忽飘瞥，怜我书生心胆怯。渡河不用千金壶，策马一呼代舟楫。白沙贴地平如掌，路上行人日来往。自惭忠信逊古人，却幸波涛变平壤。嗟乎！世间夷险无终穷，敢以利济贪神功。君不见邻国山东已为壑，嗷嗷百万鸣哀鸿。居者含愁行者喜，平地焉知大波起。海上桑田屡变迁，古者万事皆如此。”乃大汰河官，置淮扬镇总兵，受漕运总督节制，设左营守备于王家营。详“职官”。修防工事悉寝。其堤工之在闲旷者，居民间犁为田。埽工渐次朽败，惟坝工存。同治三年，清江浦兴筑城之役，将甃石为基，总漕吴棠以王营石坝无关修守，疏请拆用，报可。于是坝工存者亦希。见咸丰《县志》“附编”。又二年，淮决高邮清水潭，山阳布衣丁显初著论复淮故道，实同治五年也。先是黄流北去，淮水出清口者微，南出者恃礼字河为通道，由白马诸湖以入江。自吴城六堡决后，道光二十九年。洪湖高垫，不足以翕纳诸水。故盛涨必旁鹜以害运，下游之民恒惴惴焉。清水潭之决，独灾之著名而已。其次年，显乃以复淮请于总督曾国藩，规画工费银百四十六万余两。国藩入告。九年，将设导淮局，俄卒于官。光绪五年，总督沈葆楨檄司道筹议，命主先疏旧槽之说。时总漕张之万有疏浚之举。嗣是，大吏多踵为之，然未久辄移官，又苟且濡（须）[需]，罕能奋敏，故绩终不就。淮益难治，间岁辄灾，扬土忧栗。三十二年，通州张謇乃言于总督端方，开局测量，为导淮（地）[计]，未竟举而清亡。光复后，导淮之议复起，而绌于费，仅测量粗有成绩。民国十八年

，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设工务处于清江浦，其所规画，大要不越乎江海分疏。然费绌如昔，欲竟全功，尚有待也。

黄流既徙，其支庶独盐河为今之通川。先是明代漕舟北行，出新庄口折而东至大清口，乃溯黄河，逆挽而上。嘉靖以后改由小清口。抵宿迁，乃出黄而入于洳河，计行浊流中者二百里，水势奔悍，覆败时有。自靳辅受命治河，始于康熙二十六年开中河，自仲庄至于宿迁，仲庄今杨庄镇。而运干成。又以一河受泗、沂之涨，其量易盈，乃别疏下中河，自运口分中河水，出王营、小营之间，穿官道而东，经安东北壤，入五丈河而注之海。自北盐改道，西坝当穀，盐舸上下，恒必由之。故今不曰下中河，曰盐河也。河成以来，累有挑浚。雍正九年大挑盐河。载乾隆《志》。然源仄波恬，无湍濬之观，冬春水弱，又必壅坝以保运，虽灾患不闻，被利固鲜焉。自顷光、宣之交，雨水不时，盐河为众澍之壑，北岸积潦委它来泻，往往涯崩蹊绝，行者却步。夫欲顺其势而蠲其害，则疏浚鲍营旧河不可缓也。

鲍家营旧河者，一名张家河，分黄之支津也。康熙四十二年，圣祖南巡，命开引河以杀黄流。四十五年，总河张鹏翮益疏通之，导源大坝，经娘子庄东湾，由戴范河入安东硕项湖，达五丈河而注之海。乾隆八年，尝一修浚，寻以堤溃妨农，河遂永闭。乾隆《志》。自道光放坝，娘子庄以南旧迹全淤。其支流有通鲍河者，数十年来，宰官绅耆颇复兴挑，一时顿可宣泄。独是土性松弱，常患填淤，虽有良吏，其泽不永焉。通鲍河亦称利农沟，其河形自小营东趋入四丘，有三支渠并行至朱家集迤南合流，入涟水注于盐河。光绪十一年，知县许（佑）〔佐〕廷徇绅民孙步云等之请，浚通鲍河二千余丈。二十七年，知县洪槃重加修浚。民国十八年，建设局倡挑利农沟，由村长吴鹏飞、左秉权、郑礼陶、朱海波负责挑浚，计三支渠总长六千二百丈。

营河者，乾隆府、县《志》俱载之，谓在治东北十里胡贤口北，按：谓旧治。其左右皆军营田，故名。康熙十年，河决七里沟，三汊下流沙淀，漕艘回空者，由新河入营河，南经半边店出西营溯于淮，即此。

又市中有文渠沟，不知所自始。光绪中，参将郎桂林尝疏浚之。其源自参署东南石桥起，受十字街心之水，其西来者，自西涵洞穿渠来会，缘西街之后，直北流，阻于圩，复折而东，出清真寺前，会粮食街及骡马街北来之水，益东，分支绕马王庙一匝，合流而南，又屡折而东，遂行太阳宫后，又东南过字纸库前，出东涵洞，合鲍家大汪之水，东北出石涵洞，由引水小河，见下。而注于盐河。民国十年，镇人王炳升大治沟渠，市中积水畅注涵洞，至今赖之。

河防已废，遗迹未堙。乾隆《志》有引水小河，长二百二十一丈，建涵洞二座。东撑堤，一名东格堤，长二百三十八丈，乾隆五年民筑，内设木洞一座

，泄民田积水。咸丰九年，镇人杨廷模改建石洞，民国十年，镇人王炳升修。包滩埽工。乾隆八年修。咸丰《志》有北越堤，长四百八十丈，乾隆三十七年筑。烟墩埽工，在今南门一带，乾隆五十年修，光绪中，工艺局修建马路拆用埽石。俱在今境，载之为便。其沮泽所浸，若西郭外之荷花汪，一名荷花塘，同治十年，知府章仪林丈除积水废田二十五亩四分八厘。东郭之外鲍家大汪，一名道士汪，修广为荷花汪之亚。则初由河营发土治堤，久乃成泽者也。

## 王家营志卷二军政警卫

### 卷二军政警卫

#### 军政第三明清兵事清军制沿革职官姓氏

王营馆南北之冲，有淮河之险，明祖置卫，镇之左右皆军垒也，而兵事不少概见焉。其可述者，断自明清易代时始。有清既宅北平，命豫王多铎将兵南伐，于时福王初即位金陵。其五月，以总兵黄得功等分镇淮上，以大学士史可法开府扬州，督其军。十月，诸将分汛地，自王家营至宿迁最冲要，可法自任之。筑垒缘河南岸。明史本传。顾马、阮当轴，诸镇又猜贰不法，清兵连下邳、宿，可法飞章上报，无应者。明年四月，清兵遂渡淮，南都不守焉。当北兵之未下也，国变耗至，漕抚路振飞、巡按王燮倡义兵于清江浦。时张献忠已踞光、黄间，以武愬为徐淮防御使，谋东略。甲申五月，愬初陷沛，其将董学礼遣谍五十人，潜住王家营侦动静。燮潜遣人北渡河，焚其舍，贼不敢犯，淮境平。此据《淮城日记》及《山阳志遗》。据《淮城纪事》则谓：甲申三月二十日，王按台谕清河县王家营民三日内尽徙，焚其舍，时日、情事微异。及南都既立，振飞被谪去，燮改官山东，义兵由是解体。失人者崩，斯其验也。

清兴，王营初属漕标左右二营汛地，防守趲运，番替为之，期而复始。康熙以后，虽有变易，未为常制。雍正七年，设南河河道总督于清江浦，于是邑境始统于河标。大凡县治设经制把总一员，而以协防外委把总驻王家营，水陆烽堡总十余处，王营为旱墩一。雍正八年，知县李必成奉文建。西接杨庄，北连浪石，形势最为都要。乾隆《县志》具载其属汛、兵马、楼橹之制，王营汛领营兵五名。马一、步四。又为堡房于河堤之上，营房三间，两旁兵房各二间，界牌一，炮台一，烟墩三，戍楼四。周护以栅，上建旗杆。乾隆二年，知县张钧更增建金家庄汛于盐河之北，制亦如之。按乾隆《志》图：金家庄汛在浪石南三孔桥北。又按：今盐河南岸亦有金庄地。皆移县前之军政也。乾、嘉之交，为制又变，王营隶旧城汛，设协防外委千总一员，与他汛俱受成于河标中营都司，所统外河杨庄，额外、外委各一员，兵各五名，以时弹压汛地，诘奸暴备非常。而金家庄旱墩，则割隶宋集汛，与旧城汛分盐河为界焉。今小营者



，宋集汛之防地也。以上操防。其在修防营，则外北汛专管黄河北岸工程，自主簿下，凡设千总一，协防一，堡夫四十八，兵百六十。然无与于战守之事。明天顺初，县治设外河主簿，隶清河北岸汛。康熙中，析增中河主簿缺。乾隆末，又增里河主簿缺，于是外河主簿改称外北主簿，驻王家营，掌北岸工程。大抵王家营当全盛时，虽当吭要，而泰平既久，所置兵防要亦禁暴诘奸而止。又县治东移，军声遥制，无虞窃发，以是河北诸镇，咸不置重兵。观于旧志墩汛之设，畸零单露，军气不扬，盖鲜见其能有济矣。咸丰元年春，洪氏据金陵，燕齐告警。夏四月，山东巡抚李德奏言：东省门户，必首扼淮徐，所恃者黄河天险。前将密云山陕官兵分布王家营等处，南北锁钥，所关甚重，昨琦善咨会，前赴安庆，已饬游击冯化青领千四百余名回东。查此项官兵，军械齐备，可就近截留调拨王家营，先令暂行管带，计山陕兵次第可到，臣定日启程，周历各处，分拨防堵。《东华录》。于是定计，以清江浦为第一路，将军托明阿扼之；王家营为第二路，侍郎（弈）[奕]经扼之。《山东军兴纪略》。然粤难未至，捻贼乃起江以北。十年正月，宿永捻首李大喜纠众东下。二月朔，连陷王家营、清江浦。此据《东华录》，若《山东军兴纪略》则为初三日。（時）[时]承平日久，民无守志，其始率宴然衍乐，谓贼终无来犯理，官军尤癯怯不可恃。贼既至，奔北死亡，莫之能救，以故焚掠独惨，北起小营，南极淮岸，数百年之积，但有赭垣。善哉乎！昔人连村自保之为意深也！是岁，御史薛书堂请汰河员，部议增设淮扬镇总兵，归漕督节制，并酌改修防，留操防，定营制，裁官并兵。会镇人张海筹等亦以重戍为请，于是总漕吴棠奏，河标原额，今宜悉隶镇标，别增设镇标左营参将于王家营，领萧睢营兵九百九名，分防渔沟、杨家庄一带。由河营参将改。下置中军守备、中河营守备改。千总、协防外委千总改。把总各一员，以事巡徼资镇捍。部议可其奏，时同治二年也。当元年正月，捻首李成光光绪《志》云：大喜义子尝再东犯，时援师猬屯，贼安渡盐河趋清江浦。时为二月六日，详“杂记”。于是镇民皆汹惧，乃遵漕臣清野之策，筑圩寨，实稼牧其中。六年冬，捻首赖文光自沭阳挟众南奔，所过皆莽墟，竟无所得食，卒饥困颠踣以去，过王营时为十二月初八日，并见“杂记”。则圩寨之效也。是时绿营额弁，益钝废不可用。光绪二十八年，部议大饬军政，汰弱加饷，号巡警军。于是汰左营兵七百五十名，实存一百五十九名。盖有更练警察之意。然暮气卒无改于昔。三十一年，裁漕督、总兵，设江北提督，以旧部隶提标。又六岁而清亡。

上所陈者，皆经制之兵也。光复之初，县警备队及淮北缉私水师并尝驻镇，守御颇资其力。顷者国军在境，分屯斯土，部伍尤多不胜纪。由皆非常驻，故军政无得而言。在昔方隅志乘，名宦有传，往往仕迹卓然，使人思慕而不

容已。王营当清中叶，水土之官，一簿之微耳。时历七十余祀，而风声阒如，故书雅记，荡为冷灰，要亦职掌卑微，故碌碌无以自见。自左营分阃，参戎是设，谦从舆马，请谒百端。值丧乱既定，昔之挽强执殳者，皆雍容以迎送为事。其贤者或出其余闲，以缮保聚，疏陂池，余则萧然终日，藉秩禄以自养而已。今参稽里乘，本所可知者，次其姓氏，自外北主簿始。

罗曜上虞人，嘉庆八年任外北主簿。

耿秉谦华阳人，十六年六月署。

萧奏韶河内人，十六年八月任。

沈荣节归安人，二十二年任。

刘青佩单县人，二十四年任，明年十二月再任，道光二年三任，五年十月四任，七年九月五任。

李本璿《府志》作本椿，仁和人，二十五年署。

孙珏仁和人，道光元年署。

张德禄沧（洲）〔州〕人，五年六月署。

娄全宛平人，七年五月署。

唐杰秀水人，十年正月署。

陶佩玉大兴人，十年九月任。

陈镕大兴人，十六年四月署。

丁维申永城人，十六年八月任，二十六年再任。

朱成藻嘉兴人，二十五年署。

吴寿彭吴桥人，二十八年七月任。

俞元相大兴人，二十八年十二月署。

江国瑞通州人，三十年任。

田学淳阳曲人，咸丰二年七月任。

江庆安大兴人，二年十月任，以后缺裁。

右外北主簿十九人。

袁世功铜山人，同治二年任左营在将，筑王营圩。

闪凤来河内人，八年署。自罗曜至此依光绪《志》，以下据《（通）〔县〕志征访稿》。

王树楠蒙城人，光绪三年任。

王树标树楠弟，十七年署。

陈能伸湖南人，十九年署。能伸，武健甚，哨缉维勤。

夏胜本江西人，二十二年署。

章宗瀚字百川，石埭人，二十三年任。培治道路，疏宣积水，至今赖之。

曾毓衢湘乡人，二十六年署。

王安国本县人，二十六年护。

郎桂林字锦堂，吴县人，修圩浚川，遗爱在口，二十七年任。

李东武湖南人，二十九年任。

胡胜福湖南人，三十二年署。

刘永兴湖南人，三十三年署。

陈凤元山阳人，宣统元年署。

季鹤山六合人，三年任。

右左营参将十五人。

施殿魁本县人，同治二年署左营中军守备。

韦长清上元人，武举，光绪元年任。

王元安国父，十七年署。

汤怀仁字守庵，东台人，十九年任，二十七年再任。怀仁驭部下以法，不少贷假而众无怨言，每冬散米券于民，全活不少。去之日，民立石识之。

王安国二十六年任。

王世彬阜阳人，二十七年署。

陆凤岐本县人，二十八年署。

张鸣谦甘肃人，二十九年任。

吴志明安徽人，宣统三年任。

右左营中军守备九人。

施殿魁同治元年署，王营汛千总。

陈平辅本县人，二年署。

沈体仁桃源人，四年任。

李殿祺字小山，本县人，光绪二年任，尝修筑市中石路。

闻锦涛上元人，二十五年任。

程瑞嗣字祥亭，济宁人，三十年任，政尚严峻，豪猾敛戢。

右左营王营汛千总六人。

警卫第四警政沿革警官姓氏民团保卫团

街政事务所镇公所

警察之设，盖见端于改国之初。民国二年，清河县巡警教练所毕业，县委杜廷模为第三市警察专员，拟办，不果。民国四年六月，县警察所徇镇人之请，始设分驻所于王营之城隍庙，隶警察第六区，以姚芝祥为区员，设巡长二，分驻王营、小营两地，驻王营者领巡警十二名，驻小营者领七名，皆就地筹饷。以铺户捐、油捐充之。六年秋，区员徐镛庆以省款增募巡警七名。八年十



一月，改称第五分驻所，统于县城警察局，以区员马文斌为署员，设巡官一、巡长三，其一领巡警七名，驻小营，他二员分统守望四，俱驻王营。是时省款已提销，文斌谋恢张警政，整顿铺户捐，举办回教食品捐，经费渐绰裕。又移分驻所于西街，僦张氏宅以居，建大门于其前。十七年，以费绌不胜租累，移驻耶稣堂，终仍驻城隍庙。及文斌解职去，规模乃少杀于昔。九年春，裁长、警为二十一名，十年冬裁为十六名，十一年三月又裁其五，止存十一名，于是并为一班。革命后，分驻所尝改称王营支局，隶西坝公安分局，县城远而势捷，西坝近而实纾，审断欲速，隶县为便，是以近稔以来，时兴直辖之议。一彼一此，更名者屡。十七年二月改王营支局为直辖第一支局，十八年一月公安局长承季厚以警察队并入，编为第二分局第一派出所，八月又改为第三分局第一分驻所，俱隶西坝分局。二十年一月，巡官邓汉臣请准总局，复为直辖第六分驻所。二十二年八月又改编为直辖第一分驻所，西坝改设第一派出所，隶焉。今直辖幸成，而费绌如故，实力单羸，无裨缓急。十七年支局长金孝森尝广为两班，明年一月如旧额，二十二年改编后，长、警凡十五名，分为二班，一驻本所，一驻西坝。故营人悔之，谓傥举警察诸捐以益保卫团，则丁壮增而器仗足，其实效于是乎在。今商力竭矣，而公安、自卫两俱疲敝，诚不知其可也。吾考之官牒，自姚芝祥为始，得历任警官若干人，其间廉干之吏，颇亦有之，然俸钱卑薄，则黷货也易。自非砥行立名，巍然有守，欲无骫法，难哉。兹并列其姓氏如左。

姚芝祥字瑞清，山阴人，民国四年六月任分驻所区员，风操贞厉，巡徼不怠，于是人知警察之重。

徐镛庆本县人，六年一月任。

吴桐江宁人，七年任。

郑炳兰本县人，七年任。

右警察第六区王营分驻所区员四人。

马文斌字震亚，济宁人，八年八月任区员，十一月改称第五分驻所署员。文斌强果有器识，承颓敝之余，才猷甚著。

徐起江西人，九年二月任。

安炜本县人，十年十一月任。

乔振清本县人，十二年十一月代理。

吴联芳本县人，十四年任，十六年七月再任。

王雄灿沈阳人，十六年六月任，年少气锐，勇于振作。

右淮阴警察局第五分驻所署员六人。

王立忠吴桥人，十六年八月任王营支局局长。

金孝森江宁人，十七年二月任，改为直辖第一支局。

右淮阴县公安局第二分局王营支局局长一人，直辖第一支局局长一人。

徐祯福江都人，十八年一月任第一派出所巡官。

陶其元本县人，十八年一月任。

刘超然河南人，十八年四月任。

右淮阴县公安局第二分局第一派出所巡官三人。

陶其元十八年八月任第一分驻所巡官。

邓汉臣盐城人，十八年十一月任，二十一月改称直辖第六分驻所，二月卸任。

右淮阴县公安局第三分局第一分驻所巡官二人。

贺弼宁乡人，二十年二月任直辖第六分驻所巡官。

王怀义东台人，二十年三月任。

张瑞宝江都人，二十年四月任。

束德滋东台人，二十年六月任。

杨寿延安徽人，二十年十月一日任。

刘树堂河间人，二十年十月十六日任。

陈鸿年宿迁人，二十一年一月任。

万良宜兴人，二十一年七月任。

李幼琴本县人，二十二年一月代理。

右淮阴县公安局直辖第六分驻所巡官九人。

张受之镇江人，二十二年八月一日任第六分驻所巡官，十一日局令改编为第一分驻所。

右淮阴县公安局直辖第一分驻所巡官一人。

筹防自卫，始于清末。光绪八年，知县丁仁泽谕镇人为冬防自保，每岁就近召募，十月而集，清明遣归，岁率二三十人以为常，是为自卫之嚆矢。入民国后，则有民团、保卫团。初，首义军起，和局久不决，人情惶扰。九月十五夜，江北陆军十三协军乱，耕市骚然，奸民不逞，鸠十百为群。溃兵至，率先焚掠，于是王营自庚申以后，重被兵祸。民国元年一月，县城民团局成，移下各乡镇，设第十分局于王营，第十一分局于小营，巡哨践更，以时简练，分段领之，而统于局长，局长又统于总局。第十分局，镇人张旭初、王炳麟领之。为段三：北段穆鸿恩、周凤岭；东段何淇泉、韩锡恩、杨葆身；西段方硕甫、赵钧。第十一分局，镇人赵鸣琮领之。不分段。大抵富出储胥，贫编卒伍。又缘输力之异而上下其劳给，如是而已。大局既定，尝改设商团，以旧汛程瑞嗣董弹压，江北护军使、淮扬道尹皆加委焉。未几亦废，其在小营，则襟河当冲

，置防为必不可阙。属当革命以前，主军者以姑息为治，淮泗边鄙，群盗如毛，值夏秋之交，倚丛禾为步障，去来游窜，人不易知。富者望影意骇，奔城寨而匿。于是绳鬻小家，亦遭诛扰，居人愁怖，相聚而谋守御。是以小营每当秋穗待熟，北风戒寒，必师保甲遗意，设局支更，为联庄会以自保也。

与民团相类近者，又有保卫团。民国三年五月，政府初颁条例，行县仿办。明年春，王营、小营遵令成立，王营为保卫第三团，团总杜廷模。保董方硕甫、王炳麟、杨葆身。十五年春，廷模卒，以孙鹤丞继。小营为保卫第五团，团总赵鸣琮。保董沈寿图、张振之。皆募市人为团丁，筹款既艰，故械器不能精整，仅助催科、充役使而已。或军旅过境，诛求百端，则供亿为烦，乙丑联奉之役尤甚。乙丑《兵灾报告书》曰：师旅在境，一切人夫供应皆责之分驻所，更由分驻所请保卫团采办，所要索者皆数倍所需，稍有迟延，诃责立至。其寇掠财货也，欲载宝他适，而苦无车，吴署员联芳，不得已冒雨求车于数里之外，杜团总廷模亦以责供马料之故，身受数鞭。十六年夏，革命军定江淮，继又画江而守。联军主招抚，豪猾满街，营镇始有匪患。愚丁丑《尊疑室札记》云：夏历七月二十三日，河北土匪纷起，大掠于棉花庄，清江众不满千壹，以招抚为政策，王营人大震，赴县请兵，袁警厅长谓此事由江旅长主持，当促其速编毋自扰。阅数日，江旅长正式驻镇，与匪接洽，二十六夜，受抚者渡河驻桑树园，约营许，拒继至者，且踵趾相接，于是王营之民避居清江若西坝，全镇为空。而自此辈南来后，河南始亦有匪患，西街许衣庄主人竟为匪劫去，警备队知之不敢问也。其秋，淮阴再隶党治，而北匪时至，营人旰食。丁卯《札记》云：徐州陷落，军队悉数北开，营镇亦撤防。阴十一月初二夜，匪众自北来，直扑警所，欲缴械不得，虏洪、李诸家小孩而去。戊辰《札记》云：夏历正月十二夜三鼓，河北土匪再入王营，直扑公安局，悉取其器仗以去。更群趋大巷口，劫七八家，又劫质诸家店主及夥友六人。匪从容收拾，不睹一敌，更许始捆载以行。当是时，警察、保卫团咸不可恃，客军又去驻无常，于是十七年五月，王营市民始遵令改组特种保卫团，初名公安团，未几遵章更名。举黄世英为团长，设团部于西街，教练一、团丁七。南街、北街各设派出所。团丁南街四、北街六。饷糈取于铺捐，枪械责之富室。是时，铺捐南街月收百二十九千零，北街月收六十千零，归两街长自行支销；东西街月共收百六十千零，为团部经费。教练饷钱由四街担负，又由粮业、油业分别提厘为购枪之费。值丧乱之后，民鲜固志，世英诘奸宄，清里闾，市廛宴然。十八年冬，世英致事去，自后团长以镇长兼。镇长见下。二十一年夏，县府推行新制，设第三区团部于王家营，团长黄世英。二十二年九月，省令县政府云：第三区团长黄世英在未任区团长以前，捐资三百余元办理保卫团，维持地方，任职后又复



典出田产弥补公亏四百余元，并将私有房屋拨为区团部办公地点，热心团务，殊堪嘉许，应依奖惩规则第十条第六项给予三等奖章，以昭激励。区团之下为甲，王营为第一甲，甲长李彰甫；小营为第四甲，甲长赵象庄。

与特种保卫团同时成立者，在王营为各街街政事务所。街有四：曰东街，凡堂子街以东及粮食街北市一带皆属之。曰南街，凡粮食街及大巷口民居之北向者皆属之。曰西街，自西门以内乃至西街一带皆属之。曰北街。自石桥以北直抵盐河边皆属之。皆有街长，统于市行政局。其下为闾，有闾长，皆自治机关也。王营以千户之聚而四分之，户闾之内，自别町畦。其事权又常与保卫团相乱，故动多牵掣，制废乃已。今追次四街编户之大略。

东街十二闾户四百三十四，口一千九百零五街长秦兆鋈。

东街十三闾户三百八十九，口千六百八十六街长李彰甫。

西街十闾户三百二十九，口一千六百四十九街长张廷臣。

北街七闾户二百二十八，口一千零六十五街长周凤岭。

十八年十月，政府颁县组织法，区公所下有乡镇公所，以行自治。王营镇设镇公所，四街为一，镇长秦光宇、并兼任特种保卫团长，十八年冬举。赵衡卿。二十一年二月，商民公请担任，又别组地方经济委员会，专司公款出纳。是年夏，保卫团第一甲成立，镇长始不兼保卫团长。

小营于十七年编为一街，十八年，更为小营镇，镇长赵象庄。通镇凡十二闾，户三百三十九，口二千三百九十一。此二十年编查之数。

王家营志卷三职业交通

卷三职业交通

职业第五河徙前概观工技行贩细民生计

近郊农业关税地方杂捐

昔者河之未徙、捻乱之未发也，自清江浦以上至于京师，大小都会众矣。其滨河当冲，以商业为北道雄镇者，王家营其选也。其北大河口，产脂麻、萱花，长生麦菽，皆北货之良。当闾闾未燿，牙埠如林，王营或弗逮焉。然阅岁滋久，难悉考矣。初，清之初叶，王家营客民凡二千余家。据里人杨穆《重迁王家营碑记》。顾率为流寓，土著者十不一二。乾隆《县志》。其流寓者，尤多西北燕、辽、蓟、晋、陕、洛、齐、鲁之人。咸丰《县志》。地为入京孔道，北辕南楫，交会于此。故客民来者，大率峙积百产，为牙侏贩余之事，三河关陇麦菽，楚粤文绮，河北旃裘、马羸、果蓏之属，不避重阻，四方来会，而麦菽为大宗。有自兰州浮黄至者，其舟曰“龟船”，兼货菸草，归程水逆，恒毁舟，而鬻其材。鬻鬻之叟犹亲见之。既入市，则有陆陈行操市易之平，凡三十六家。陆陈行通称粮行。里豪厚涎其利。雍正中，有不纳贴者九家，列肆曰

代买行，婪索庸酬，或浮额费，然官有闻则禁之，势不能久也。雍正九年有碑，详“古迹”。诸客民中，惟晋贾为深藏若虚，其来稍后于蓟人，布商蓟人最先至。然善居积，尚刻啬。自布肆外，凡为质库一，称西典，又一家为徽典。酒栈六。据乾隆三十年碑。而贷钱课息者犹不能悉计。通称印子坊。是时，河水方盛，镇冯陵通津，轩盖日夜驰，故旅店之业亦夥。供张被服，兢为华侈。值会试之年，南尽岭外，西则豫章，百道并发，朝于上京，而此为交衢。当是时也，民之闲居者，争变其宅为逆旅，旬日之入，与大贾抗。其自清真寺南趋，抵黄河大堤，皆轿车厂，凡百余家。大者推南严、北严，南鲍、北鲍，南于、北于，东汤、西汤，又有南时、北时，南李、北李等。富盛并雄一时。与后园大车厂四十八家，各以其车驰行北道，日出千车，则相惊寥落。又有骡厂七八家，则专给骑乘，计程取直。大抵轿车厂推解三义，大车厂推杨三义，骡厂推潘德昌，皆务以豪纵相高，春秋作社，丝管繁越，亘数月而不已。初时观者殆如堵墙，积久厌生，场可罗雀焉。清世无徭役之法，然每遇官差，百业扰累，粮行、酒栈，南北驮载悉以驴，里巷无赖，时或交通胥役，诡云“驴头”，遮道捉牵而要索焉，则行、栈受其病。又或官眷经过，封差供役，则厂累亦滋，商旅不敢出。斯数者，官有闻亦禁之，诸石刻之存者可睹也。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诸谕禁碑。若乃土著之家，则资绌而业微，观前志所云，率皆屯聚转输麦菽之类，上下所至，不越千里。或拮据称贷，倚市列廛，亦大都香蜡、酒酢之微。其更下者，则以力食，虽靡所资，而亦不能贫，要其艰亦甚矣。乾隆《志》：清〔河〕无大商贾，大商贾皆客子耳。土著之人即为小商，亦多称贷不及。上及南河光、固，下及扬、苏等处，贩米豆为生涯，其市廛中不过香蜡酒醋等物藉以糊口。虽逐末者众，亦征里户之多艰也。自咸丰五年，河行张秋，其十年，捻入王家营，逆旅半凋落，而诸厂为蒿莱，于是操业之途乃变。

初，镇民拙于工技，故老追谈，若韩氏治针，李氏治膏药，京师颇有重之者。相传李氏合蟾酥最善，其家有琉璃井。然其细已甚，不足语于职业也。光绪二十四年，候补知县邓贤辅为南洋广机利公司于王营，始大募齐鲁流民，教之纺织。公司设今小南门内，络纱厂在其东。经画未久，所业衰歇。然艺事有成者，多克自树立，于是王营始有机房。其始犹三数家，光复以后，厂乃逾百。十七年八月，编查全镇户口，东街机房四十户，南街四十一户，西街二十八户，北街二户。而齐鲁之侨居其十九，负贩所至，遍乎江北矣。齐鲁故多盗，又常苦饥，自机织大兴，望风来止，其始为者有倍称之人。积久厂多，息乃小减，又纱价翔贵，畜藏不厚者，欲急其售，常损功而贬其直，则市价以紊，冬春货滞，瘠户更有辍织以俟时者。故曰：多财善贾，力不足则蹉跌随之矣。要其众坚而志一，镇之他业，未或能及也。其土著仿为之者，以非所服习

，往往而败。《淮阴风土记》云：王营五方杂处，布匹则蕪州帮最先来，山西帮继之；纺织则齐鲁人；制丝、制香则皖人最多。而人众志一，尤推山东人，既抛家南来，渐得温饱，遂不思归。然初来者多以朴勤起家，其子弟沾染南风，又不识先人作苦，则往往以游荡落其父业，故不三代而即贫者，店相望也。自余百产之制，若饴酱香蜡之属，乃至饼师酒工，屠肆砗坊，诸所登成，不异他镇。然镇之生业，商不如贾，故改国之初，贾人往往以皮革之属至千万。先是海道未启，牛羊之肉，回民第以充膳而已，屠杀甚希。其皮则由齐鲁贩者转鬻辽东，价亦未善。光绪中，岁比不登，耕者竞以牛入市，官弗能禁。于是北来大贾，设庄以求，皮直渐起。顷之，金陵商亦挟资走集，外输之盛，为北货最矣。始镇人犹未甚重之，迨沪道大通，其居间食酬者，乃竞发贮以课其赢。丙午大祲，岁贩皮过四千担。宣统间，虽熟年亦二三千担。浸寻入民国，产犹饶而直愈昂，流衍杂沓，相效若狂焉。夫粮行亦牙侩之雄也，其能者亦不惟居间食酬而已，常候时而自为居积，能致客者，乃其次焉。营镇粮行十八家，闾阎相接，唱筹声相闻，岁熟产饶，南客辐（凑）[辘]，一岁之中，可销麦十二万石、豆十万石、蜀黍万八千石、高粱五千石、脂麻二千石、诸杂谷三千石。凡直银二百万圆而缩。输来之粟远及胸海，集散之要区也。营斗当邵伯斗十二合五，民国二十二年遵用新量制。自乡邑多故，军旅寇盗接迹市门，诸商率患剽略，而粮行乃独完。自油行外，罕或能及也。邑中以榨油为农事余业，故王营小营多油行，在昔王营油店约十家，日销油二百担，今但存其一。南北通十有五家。而集散之量，河北为饶。油之属曰豆油，曰落花生油，近鄙皆产之。而饶衍断推生油，若赣榆之沙河青口，沭阳之唐沟，则豆油为盛，然非甚乏不能致。又豆饼途滞，为之者鲜能居货以待贾，故生油制益多，势也。其外销之途，多沿运泛白马以入皖，而高宝诸近邑次之，皆以淮安为交纽。远市珍求，则由邑贾运销京口，更展转以入甬、粤，时亦有之，不能为之程也。凡油之市易，消长以时，自秋徂春为旺月，花生、脂麻之属，既刈既获，外货登而物价平，远商踵至，委输最畅。是时日销油可二百担强，通岁计之，则二万担，直银可三百四十万圆云。自关市罢征，贾人不以知例为急，渔沟、众兴新行日设，斯业亦少绌焉。油行之亚曰猪行，往者朱家集为盛。自十六年秋，匪踞集为巢，南浚贾客，千里转贩，或丧重资，难出其途。由是猪市移石马头。又二年，小营有设行者，王营效之，南北总七八家。而北岸以盐河之阻乃独盛。南客居清江浦，间日一至，以为集期，春冬每集率致猪三百头，夏秋市淡，或至罢市，曰“剪庄”。较一岁之中，大率销猪五六万头，其直则千三百余万圆也。愚辛未《秋怀室札记》云：王营猪行与石马头异，石马头用秤，王营、小营则由“讲行”望形揣重，谓之“估眼”。用秤觔两有定无藏躲，估眼兼



顾贩子利益，能致客豕。凡开行不能专恃坐猪，故王营、小营咸不用秤。又有八鲜行、瓜行，其物细琐，今不悉纪。大抵盐河南北，著籍不逾千六百家，服贾者十之一，行市又当其少半焉。然系通镇之望者，必推行户，公私捐赋由此出。他业虽众，量取以集事而已，其赢者辛苦刻啬，仅给饔飧，然积微成著，或用以饶。故业不患孱拙，而患些窳，些窳之民，天之所弃也。营民无客主之异，里豪右姓，不出乎其间，商于斯土者，既无苛敛，又无陵暴，苟整齐训练，奸轨不作，河北诸镇，孰能拟之？今挟持已富，而犹不免弃宅以资寇，是市人之过也。至乃穷巷小家，游手力食，资行贩以自养，或织席綯索，亦安其生。十七年查王营北门外苦力一百六十二户，小营亦称是。故里无甚富，亦无甚贫，而巾箱之胄，治生靡所资，独有此辈，号为隐贫，巧拙之不齐，虽圣者无以为也。故里有百业，士不如商，而列廛坐售者，视候时转物，又差次焉。斯其大较也。至于近郭之农，傍河墺而耕，厥土疏肥，落花生、薯蕷之属，产量逾于淮南。白花豆尤擅名。豆丰洁多脂，远输常州，常州人珍之，谓之“营豆”。小营以北多瓜田，水舟陆负，远近所珍。《淮阴风土记》云：六丘富沙质，故瓜田相望，施肥以香油饼，甘松脆爽沃若冰雪。其种皆绿皮黄瓢，藤蔓初舒，即有海州瓜贾，巡迴芟舍间，打印其上，俟熟而运之东北。既入瓜行，又有清淮小贩自远而集，晨曦未吐，肩担满街。

近者乡人屈于寇盗，往往释耒而处郭内，村落虚耗，田畴亦稍稍废矣。然而安居遂生之道，莫急乎自保，无商无农，莫不然也。营人安常蹈故，又不知合群以赴公，弊之所中，岂直寇不能御而已乎？

与商贾有连者，曰关税，兹并附而书之。初，明设钞关于淮安，有王家营装卸来去则例。载《明会典》及《淮关通志》。远矣，弗能详焉。淮关口岸十有八，其一曰外河，实管南北陆路之冲途。初设清江老坝口，后移石马头，今并裁撤。凡北货渡黄南去，豆麦油酒活猪为最。或南货转运河北，杂货、粳米、饭米为最。悉在该口计物征税，制票验行。其自王家营南去者，所纳称北钞，凡无票者，常盈仓有补纳之例焉。常盈仓，康熙九年裁，其事例归并淮关。至于河北，历无关制。明季始有部差移踞王营，综核日用薪米，职为民害。入清以后，又有清江小关，要结无赖，违例私索，既非额设，理不能久。故自明讫清，累有裁革云。康熙五十年谕禁碑，见“古迹”。又按：乾隆《府志》有王家营关，谓淮关纳税至此验票，盖为外河口分设查验之所，不得即以关比。

关制已革，地方杂捐犹当附载。今厘为三项，以存其略。

教育局项下：

粮捐岁包钱六百千文。

油捐岁包钱三百千文。



八鲜捐岁包钱一百五十千文。

其余杂捐岁共包钱五十千文。屠宰税，营、坝并为一项，包缴数未详。

公安分局驻所项下：

店铺捐每户月收银一角至一圆有差。

油捐每担抽钱四十文。

八鲜捐每户月收钱一千文。瓜捐抽率未详。

牛捐每头抽钱八百文。十九年起，归总局征收。

船捐昔有今裁。

特种保卫团项下：

店铺捐按户月抽钱有差。另征一成为镇公所经费。

机业捐月包钱四十二千文。

粮行特捐每石抽钱一百文。

油行特捐每担抽银五分。

以上捐项，时有增损，此据民国十九年征收之数云。

交通第六舟航驿递盐河津渡旧黄河津渡

桥梁道路邮政

水陆邮驿之政，今所谓交通也。王营之为冲途旧矣。大河南横，官道北驰，舟车交会之剧，今无有焉，然大略可言也。余观昔人纪游之录，知渡河有绝艰者。浊流浑浑，波迴而濑疾，广不盈五里，然非从上游乘湍而靡，则不可以济。有时巨浪涌立，直上数十丈，忽然颓落，水陷如渊，曰“黄河驹”，舟之人尤畏之。江行者无是也。故幸而获济，则籍籍告语，共相叹慰，自非翩翩上征之径路，夫孰肯俛偃以行之哉？张问陶《王家营渡河》诗：“观河方信水无情，卷土囊沙太不平。天为中原留患难，人劳终古费经营。迴澜倒涌金银气，急溜横冲甲马声。谁放奔流归巨海，长堤空与毒龙争。”旧邑志中，乾隆《志》有王家营渡。咸丰《志》载，渡设官马船五，救生船四，官报船三，外北厅马船六，盖舟航之具如此。咸丰三年，以粤难方炽，朝议防河，上下津渡民船百数十，悉并于杨庄、王营，以重险阨察非常焉。乱已而复旧。其北之盐河，湍悍不如大河，然驿路所经，津梁亦重。故旧志东坝、西坝，并有浮船之设。东坝马船二，西坝小马船二，皆民渡也。

初，县之未移也，地差僻远，不与镇相属。清江浦为山阳重镇，相去三十里，缓急莫应，轺车往来，清江有绕道拨马之苦，山阳有隔远往返之烦，乘传者病焉。乾隆二十六年，江苏巡抚陈宏谋，初奏移县治于清江浦，而改设马号于王家营。王营故有驿路，北起京师，至缕堤而讫。不知所自始，清初巡幸所经，故亦谓御路。厥土疏而易陷，雍正八年，尝事修筑，且浚其沟。乾隆八年

，更因故制培浚之。又列墩置戍，以护行旅。自御路头起，在邑境者有四汛：曰金家庄汛、浪石镇汛、渔沟镇汛、包家河汛。见乾隆《志》图。自县治东移，与镇隔河相望，不纾道而达，河堤设马号，旧外河同知堆料官地。濒河置渡以通清江。官报船见前。因撑堤而接乎御路，以走燕齐，便之至也。

驿之别为塘，凡督抚发递章奏文移用之。自省会达于京师，为塘四，王家营曰南塘，别有淮塘在扬州，中塘在郟城，北塘在景州。置塘官主其事。其北若娘子庄铺、香稻庄铺、在娘子庄北五里。小金城铺、在香稻庄北十里。爬泥荡铺，在小金城铺北十里。皆腰站之类也。驿路趋渔沟，出桃源；塘汛则趋金城，出沭阳，所由固殊焉。两路至郟城而合。凡路，计程定站，百里外曰大站，不及曰小站。自镇至京，凡一千八百六十四里，为站十有八。又兼程行谓之破站，不及程谓之（破）[半]站。周广业《冬集纪程》：“自王家营自京十八站，百里以外为大站，百里以内为小站，单程行谓之破站，不及站谓之半站。”见周广业《冬集纪程》。行旅有长行，有短盘，长行以车，施帷盖者为轿车，不具者为大车。驾车以骡，每头为一套，率一车三套以为常。行客北上者，诣厂雇车，准套及站以给官价。旧例一套之车每站给银四钱。或专任骑乘，亦各有价。长骡每头如车值，驴减其半。更每百抽三，以为行用。短盘多二把手车，专行昌邑、潍县、日照诸邑，亦有官价。每辆每站按夫两名，共给银四钱，驾驴者站加二钱，车店按三分取用。驴亦如之。每头每里给钱二文，驮载者三文。以上俱嘉庆七年定例，有谕禁碑。遇会试之年，解人云会，行户黠幻，至藏匿车骡以相劫持，其直常倍于平时，虽有禁弗能革也。详道光十年谕禁碑。镇为河北第一程，南士至此，始释舟楫之安，服轮蹶之苦。又北道风色殊异，川原枯槁，尘沙扑人，轿车最华贵，而左右倾侧，曾不能与今之步挽车并。山阳黄钧宰《金壶七墨》云：道光三十年庚戌春，廷试入都，三月十日与涟水张禹山、白沙水少泉、袁浦王紫垣会于王营，明日启行，车左右倾侧，辄与头角相触，避之且愈甚。车夫曰：“子读《易》乎？其道用随柔，子之体虚与委蛇，左之右之，勿即勿离，骨干在中，不患脂韦。”或载宝以行，虞响马攻掠为暴，非畜镳师，无以戒途。故行道苦之。陈维崧王家营客店作《春夏两相期》词曰：“古黄河嘈呖鞞鞞，千片苇花飒飒。何事冲炎爇？把软红尘踏。舞衫歌扇，总生疏，马客饼餠空拉杂。弹罢哀箏，倾来浊酒，自相酬答。何门珠履堪跋，且燕秦齐赵，骑牛荷锄。自笑平生，不惯纵横捭阖。闷来车转腹中轮，狂时剑动亲身匣。莫管今宵，茅店荒凉，鸡声鸣邑。”张问陶《壬申四月初一日抵王家营别车马》诗曰：“河干长揖辞车马，与汝周旋廿九年。从此烟波挥手去，便教登岸亦牵船。”自浊河北徙，形势乃渐异。咸丰之乱，贼焚驿舍，始迁马号于文昌楼。由是旧驿有“老马号”之名。未久又迁于骡马街，军

书驰递，乃不由撑堤而出西门，自盐河西坝渡以达驿路焉。当是时，海道大通，冲要之局浸以闲僻。是时犹有遵陆入京者。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，湘潭王闾运过此，请汤守备雇车，清河陈令送车来，千三百一站，包饭，人三百，半官半民，不昂不贱价也。见《湘绮楼日记》。光绪中，清廷试行邮政。二十六年，王营遂有信柜之设，驿亭尤衰落，夫马钱粮，日以裁削。昔者清口驿有递马九十匹，凡一棚有半，他半棚在县治，称“小马号”。待食于马号者五十余户。旧制：管号以下设差头二人、棚头四人、快头四人、出差八人、书房三人，棚头归五十三家轮充。讫于逊国，才余四骑，生意殆尽矣。旧志载：清河县地丁驿站存银八千一百八十九两五钱二分四厘。宣统三年，事属咨议局，预算册已递减为五千一百九十三两二钱三分三厘。今粗就王营近数十年交通之可述者，次其梗概如左。

盐河自昔为中河支川。光绪中，合字营尝一兴挑，后久失疏浚。光复后，小轮航焉，水深可达板浦，水浅则停。初设局于西坝渡，民国十六年，迁于东坝。近水益浅狭，而下游复苦暴掠，鹺运倍艰矣。其津渡自西而东，曰东坝渡，旧在今渡东，圩成移此。有民造马船，久而失修。宣统元年，知县陈宗雍循镇人孙鼐、王尚志等之请，谕董兴修，凡募建浮桥三只，两岸石马头各二丈四尺，用钱二千六百缗。民国十七年，镇人赵鸣琮以船又损缺，募建新浮桥，仅成两只，用银六百元。涵洞渡，在东坝渡东一里，为二丘入市孔道，旧有民造船只，久不堪用。民国七年，邑人杜棠募款小修。九年镇人方硕甫又募建一只。刘家渡。一称罗家口，在涵洞渡东三里，有大道经马家大堰通水渡口。

旧黄河河徙而后，旧槽仅存。民国十年，淮、沂并涨，水骤广，至于越堤。今土人亦谓汰黄堤，其实非是汰黄堤，乃清江浦北土圩所用之堤。其势几复大河之旧。二十年，亦如之。水及南门。余岁则盛夏有施竿樯者，平时架木为梁，免于徒涉而已。其渡口旧设官马船，自形势迁改，官船废缺，镇人屡有募建之举，不可殫纪焉。最近者民国八年镇人王炳纶倡造马船一只，费钱七百缗，顷又残破矣。自官渡以东，有秦家渡，旧为清口驿要津，在官渡东一里。皮家渡。在秦家渡东二里。

桥梁城隍庙西石桥废。始建未详，光绪中千总李殿祺拆建市中石路。马王庙前石桥废。始建年及拆废年俱未详。骡马街石桥废。凡二座，里人杨廷模建。民国十五年拆建汽车路。其存者，东门内石桥一，始建未详，光复后里人王炳升、秦树楠先后修。北门内石桥一，始建未详，或曰雍正中杨四知堂建。清真寺前石桥一，其南石桥一，始建俱未详，光复后镇人周鸣岐等募修。西街后木桥一，宣统中里人张旭初建。石桥三。一在胡老爷巷北，张旭初建，二在参署东，始建未详。西门外石桥一。始建未详，民国十一年，里人王炳升、秦树



楠修。而增新酱园巷有太平桥。

在巷北端，民国十一年里人郭立鸿募建。小营有利通桥，民国十四年里人秦树楠建，拆用东坝渡石马头之半，用土敏土定桩。小营近河处为积水所冲，东西隔绝，桥成后，行旅便之，惟铺底未坚，又口小出水不畅，上游每易淤结。宜放宽口门，改用圆孔并加镶，出水铺石，庶益适用。孙公桥。民国十四年里人孙昱倡建，并拆用东坝渡石马头之半。桥为通四丘之要路。

道路王营南北经途，道路夙修广。光绪中，千总李殿祺更铺石为之。然自西街及大巷口外，犹多缺置。光绪二十年，里人张旭初建粮食街石路十余丈。民国二年，旭初又与镇中皮商资建西街北段石路五十丈。八年，刘怀山建大巷口覆沟石路丈许。怀山家贫好善，里人尤义之。十年，郭立鸿募建堂子街石路二十丈、增新酱园巷石路三十丈，皆义行也。其郭门以外，疏水通道，尤难悉纪。里人王炳升、秦树楠所修最多。民国十四年，淮属道路总局又于市东筑汽车路，南起官渡，北犀 司圩墙以属之盐河。十九年，定为省道瓜鱼线，复加培筑，过客往来，轰隐成市焉。有汽车南通县城，北通沭阳。小营自昔有东西道，西道驿马所经，东道亦通衢。自丙午水灾，淫潦破堤而南，腾蹕冲激，遂如溪涧，今益难治矣。利通桥即跨其上。闻之父老言：堤北故有小河，久淤仰，水失其宅，遂漫流为虐。惟西道为汽车所出，平直逾于旧时。

邮政初设信柜于西街。朱氏线店代办。光复后，迁大巷口，初设春生堂药铺，继设斯美酱园。寻又迁西街，同春香店。称王营邮寄代办所。

王家营志 卷四礼俗宗教学校

卷四礼俗宗教学校

礼俗第七古今习尚婚丧诸礼义行方言

营之为镇，当冲而近贾，三百年来，谣俗所蒸，无虑二变，自万历河决，镇始有水患。灾伤之余，民数东徙，至弗能安其居。骖游之客，往往闵伤见于题咏。查慎行《秋杪重至王家营》诗：“十日征程滞故乡，大河西北又严装。千家转徙留三户，万柳荣枯在一霜。断岸无桥频待渡，涸沙有犊尚犁荒。惊心八月归舟路，夜下萑苻百里黄。”康熙《府志》述清河乡镇不及王营，其凋瘵可知也。顾祖禹《方輿纪要》亦未及王营。于斯时也，其俗必媮而不振。乾、嘉以降，河患浸革，又得贤有司劳来而安集之，隐隐展展，乃盛往时。然五方杂厝，为俗至不纯，是以咸丰《志》纪之曰：其民流寓者多，羊裘羶冠，千里驰驱，欢呼吭慨，有尘沙广漠之气。又曰：或南北使节经过，供顿照耀，数里不绝，小民耳目染习为夸大，虽輿台贱隶，能为京师音，呜呜执手问生平，相取下，人莫能测也。余征之故老，斯时盖有豪侈之习。骡马街诸逆旅，皆崇丽而疏明，列宅相竞，拟于官邸。其人大都乘坚曳缟，交通贵势，常挟所藉



下倾令史。重以县治左移，邮亭是设，于是轺车之使、裨牙之守、草土之官，纷纭辐辏。或淮、黄涨隘，少府发帑治减水坝，累巨万，万目睽睽，缘为利窳。闾巷年少，则各负伎勇以相器逐，亦有不避法禁，仰机利而食，虽蠹木断薪，过市者必责取十一，有代中山之遗焉。亦缘牙佞贩余之徒众也。时有胡士魁者，黠诈好陵人，立标通衢，曰“木植”，板片杂草行，诛索无厌，官不敢治。

逮黄河北上，俗又殊变，豪侈之习渐移而西，货殖既衰，儒素颇出。兼遭逢丧乱，公私耗斲，馆舍为烽，遗构零落，是以其民多治壤开渠，蔬布自恣，虽崇圩四固，乃若林莽。要其敦尚本业，志不外慕，固非若他肆之骤富而骤贫也。乃者天方荐瘥，民莫之怨，虽未甚给足，而享用乃比城市。每有纨绔少年，沉沦不反，高曾规矩，堕于一朝。值贪黠之吏，弃位以嬉，遂至博塞喧于里门，罌粟陈于邸舍，败德乱俗，君子惜之。然而密迩城闉，风气不囿，里耻器凌，士重友助。又妇功而外，女教渐兴，朝弦夜绩，各劝其业，观人风者，宜有取焉。

礼本乎俗，王营之俗无冠礼。子生三日，洗儿解暗，外家以绣褌来。或幼弱多疾，延巫解厄，左衽、偏剃，记名为僧，时亦有之。满十二龄，衣冠始如成人。

婚礼重门户，茅茨之家，或责财物，媒妁奔命，亦有计奩论直，求十一之报，名为“敬纪”，虽素封时复不免。亲宾贺者以钱，近物力不胜，多辞不受贺。其尤简者，以汽车载妇，亲迎庙见，一日而毕。反马亦即日行之。宾客以媒氏为重，又重“全福”，仪注必咨焉。甚者与大宾抗礼，然拘忌实多。惟馈饌飧妇，有古之道。馈饌此云“孝顺菜”，飧妇曰“站菜”。

丧礼不三日而敛。祖钱之夕，亲知毕会，卜兆安厝，无淹岁时。七七至百日皆有奠，断七之日，出嫁女有换饭之俗。叔世尚奢溢，酒食鼓吹，称贷相高，礼意浸亡矣。未葬立主，葬之后，每忌日祭于寝，累世不祧。周年冥寿则祭于墓。清明、七月望、十月朝、冬至、除夕，以时供物。清明、除夕，并展墓燔纸钱焉。别有谄佛之家，非鬼而祭。俗有奉三堂画像者，曰观音、关帝、财神。祖考龕楮，仅同陪列，准以古义，亦在厘革之科。

营俗好义，多义行，观故事可知也。乾隆《志》载全邑漏泽园十余，皆出捐建，而王营、大河口皆有之。王家营义冢地八亩，杨九谊捐。大河口义冢地九亩，孙威捐。今并失所在。同、光之间，长官好善，则有盐分司徐绍垣之立粥所，设文昌阁内。守备汤怀仁之散米券，怀仁去后，里中每冬犹踵行之。参将章宗瀚之捐置修冢义田。光绪二十六年置，有碑在城隍庙，多剥蚀。

士民则有李克勤、阮启焜之资建卡房。在荷花汪。克勤又舍田为丛葬地。

在今东门外撑堤东。近十余年，疏水作桥，为者不倦，盖里有善人，数世赖之矣。事具“河渠”、“交通”等篇。其贫无力者，或执役于水龙局。王营四所，小营一所。又有力善堂、锚斧会，与水龙局为左右手。其人皆运斤操镘之流，

然闻金而出，事毕而还，不取人一钱。邻镇富室失火，有袖金锚手尽先抢救之法，营俗则贫富一视，事毕无取酬者。夫岂有期会敦迫使之然耶？尔来合作之义渐昌，营镇则有助丧合作社，民国十九年，里人倪德彰创立，社员四十人，社址在城隍庙前。俭德会，十八年，里人孙如墉创立，入会者有二十余户，亦专以助丧为宗旨。葬埋之事，不假役夫，合于百姓亲穆之训。故贫家单族，深资其力，归之如水，亦其所也。

旧邑志称，王营盛时，虽與台贱隶，能为京师音。地接徐方，欲为朔响，诚未甚难。然非营民之常言也。王营方音，盖与清淮为近，辜陈其略：

若发声，无齿头正齿之别，如：“咨”与“支”、“私”与“师”。“泥”、“娘”与“来”，并归一读。如“泥”与“尼”，与“离”。收声则东、冬、江、阳、青、蒸诸部，其音相混，元、寒、删等部，声势亦未较若画一。其小变而近本株者，则有“湿”之为“赤”，“蹲”之为“登”，“枢”之为“鱼”，齿音之变。“环”之为“宽”，明平。“鸦”之为“袜”，喉音之变。“芒”之为“亡”。唇音之变。

或韵部相邻，偶有出入，若“都”为“兜”，鱼、侯旁转。“谜”为“命”，支、青对转。“殷”为“恩”。青、真旁转。“还”为“孩”，寒、泰对转。其例至广，难可悉陈也。以上变声转韵之例，皆操语云尔，非指读书正音。

而方言之中，虽畔谚杂出，亦有冥合雅故者，若夸大其说曰“訃”，郑玄曰：訃，夸也。由此达彼曰“徂”，《尔雅》：徂，往也，引申为至。与其事曰搅，《说文》：搅，乱也，引中为和同义。超乘而前曰“迈”，《诗小雅》：后予迈焉。俯首曰“罄”，用罄折义。物不鲜曰“蔫”，《说文》：蔫，菸也；菸，郁也。里有谚曰：“一代蔫，一代鲜。”路赊难至曰“淹”，《尔雅》：淹，留久也。床前横木曰“杠”，《说文》旧训如此。鼠穴四旁之土曰“坟”，《左传》：公祭之地。地，坟。背肉曰“膻”，市牛肉者云，然与《说文》合。小儿自称曰某之类，皆是。

又有假借旧文，别传新义，其造辞乃益巧，若罢休曰“海”，物相比曰“映”，露头角曰“漏”，力作曰“活”，以力受直曰“苦”，玉成之曰“挑”，损直赎产曰“烂”，出其所得曰“吐”，买非其肆曰“回”，两囊相为注曰“脱”，言非实曰“水”，仪文朴野曰“土”，狡于逃责曰“皮”，中无实

际曰“充”，能人所难曰“猴”，事险曰“悬”，见几曰“亮”，标榜声势曰“架”。欲备举之，亦不能尽也。其或故为反语，如谓杯空曰“满”。巧作歇后，如谓险巧曰促，乃促寿义。则邻于市井，不悉书焉。

### 宗教第八僧徒巫术回教耶稣教在理教

王营缙流，称临济宗。然滹沱家法，不闻于代，直假群庙以自养而已。故志宗教，宁志群庙。

盖庙莫著于城隍。先是康熙二十四年，僧如行始徙自渔沟，结庵曰“新祥”。乾隆《府志》图作“兴祥”。而乾隆《志》又有忠佑行宫，原注：王营堤北。不知所自始，盖厉坛之类。乾隆十八年，今城隍象随黄流漂至，止于渡口，庵僧普正感焉。遂募营新宇，舁象祀之，仪如邑庙，加护黄字。三十年，以新祥庵并入，自是远近奔赴，清明箫鼓称盛。道光中，僧照华募建戏台。光绪二十九年，今住持心诚更辟建内宫以容姁姆，行香之众，为河北冠矣。民国十七年秋，王营小学迁内宫之象以充校舍，惟东偏存。殿庑诸塑象，是年亦毁于驻军。

城隍庙之东为彤华宫，地藏庵故址也。庵建康熙时，沦于黄水，改建年未详。光绪五年，大风拔屋，庙祝老刁被压死。宝应许氏募而新之，更增建堂斋。后十余年，行户有倡为太阳会者，盐运分司徐绍垣应其请，捐金塑象，即彤华宫东斋以祀。别辟门西向，是为太阳宫。每岁三月十九日，有赛会之俗焉，或曰哀思陵也。里中粮行有事，恒聚议于此，十八年，尝借办民众茶园一次。

又东为文昌阁，康熙五十九年，张家楼张氏私建。光绪《志》则为十五年，恐误。咸丰中，士人募修。阁东倚圩墙，一望荒阔，日即圯废。近又改署其门为关帝庙。

彤华宫直北为东岳庙。道光中，魏氏女桂成建。领袖僧众，颇殚心力。女盖巫师之流云。光绪十七年，髮徒施沈氏等有碑，略谓：女带髮清修，初建庙宇三十间，又捐赔畝田六十余亩。女幼而好道，长适王门，夫故，挈子在庙修行，子愿为僧，法名绪东。同治八年，绪东故，女为尼终身。

其西为马明王庙，盖车骡商私祀之神也。乾隆《志》有马神庙，在王营堤上，殆亦即此。志称雍正六年立义学于此，其源最古。乾隆五十四年，车骡商姜进公捐资修建，其前有戏台。值嘉、道之交，市廛殷实，歌吹无时休。改国后，其裔秉衡重修，里人张廷臣三修。民国十八年，县设农民教育馆于王营，秉衡之子道立舍庙及田以入焉。详见“学校”。

渡盐河而北为月光庵，明观音庵也。清初河官建大王庙于此，继有僧月光者，戒行高洁，实重建是庵，及功成而化去。或曰僧盖未死，说荒奇不可信

，然庵名由是显。

自彤华宫至此，独马王庙无住持，余兴替不一，皆新祥传法弟子也。自民国以降，军旅寄栖，庙貌多不如昔，僧徒六七，待经忏而食。

往者诸庙率有赛会，一岁三举。城隍庙以清明，太阳宫以三月十九，东岳庙以五月初一。好事者踵事增华，歌踊眇睐，媒谩成俗，费财已甚。大都巫婆尸祝，因缘为利而已。尔来县官年有谕禁，迎神之举渐希。

别有操巫术者，猥奉多神，为人酬愿，谓之“香火”。其术盖出于雒。营俗：凡患病者，或延女巫许愿，及期，其家招端公结坛酬神，一日而毕，谓之“神门法事”。此辈在昔谓之“香火端公”，其通称也。亦有呼以“童子”者，则因疏文，常有过关童子，而误其坛之所祀文昌、壮缪、观音、财神、老子、三官、城隍、社公，不一而足。而秘奉于家者，则为“鬼倉神”。收鬼倉之日，礼请同道，然后应赴，如释之受戒。往者清河香火二十四家，隶阴阳学，称神会司逐疫科。王营有杨氏、创氏，共为一家。春秋祈赛，磔鸡击豕，社鼓相闻，犹然楚风。里中每春有土地会，神弦歌舞，醉饱永日。秋而有年，亦有报赛之俗曰“青苗会”。又有为村农串演小戏，谓之“外坛”，则出其暇日以歌唱鬻钱者。今官府有禁，所业已微矣。

王营为户千三百九十，奉回教者凡六十五。十七年，查合镇回民：东街九户，南街五户，西街二十三户，北街二十八户。咸尊金积马氏，阿衡（今译作阿訇，下同）由其除授，三年一更。其礼诵之所曰“清真寺”，在北门东偏。雍正中旧建者也。咸丰庚申之乱，寺毁于火。同治六年，阿衡戴静斋重建，而旧观未复。光绪十年以后，教众共输金踵成之，轮奐乃加赫焉。近百年来，此教犹多笃信谨守之士，访道求师，薪火不绝。《淮阴风土记》曰：王营清真寺，科仪戒律一准于经，视清江、马头为颛笃。道光时，阿衡常廷璋有道行，一时北自济南府台儿庄，南迄宁、镇、杭州，皆属其范围。后继者懒不走（坊）[访]，远人遂不至。今所能及者，仅沭阳、宿迁、泗阳各集镇与县城之金、常、周、葛四姓而已。然在营之回人，犹知啖经致斋，不敢堕其宗风，选幼年颖异入金积留学，近常常有之。他镇回民多好斗，此邦独守礼法，务谦退，操业除宰牲、鬻皮外，有开行为大商者，而乞丐则所绝无。

耶稣教。当清季年，美国长老会教士初设福音堂于粮食街。民国十四年，更僦宅西街而迁焉，然信徒或寡。

在理教。不知所自出。或曰：即墨杨氏所倡。杨，明季人。在理者奉佛教之法，修道教之行，习儒教之礼也。民国十年，始建理堂于马王庙侧，曰“从善堂”。有当家一人，如僧寺之住持。其教主断烟酒，故一称戒烟酒分会。亦施方药。奉教者五十余家，机户为多。



学校第九义学小学宣讲所阅报社民众学校农民教育馆

尝读邑志《贡举表》，览王营先辈著籍之数而叹之曰：异哉！三百年来何其寥寥也！夫学校不足以得真士，固已。然真士不恒得，而谨敕近名之士必此焉求之。今谨敕近名之士不恒见，则所余者市里之众人耳，不亦殆哉！

初，清时经制之学，独府厅州县有之，王营乡镇也，值兴文之吏，时一设学，然不甚可考。乾隆《志》：古社学十七所，吴城乡有其五，然未加析别，未知王营尝立学否。雍正六年，知县李必成立义学于马王庙，其事始见于志。署县戴昕继之，为加考究立课程焉。岁余去官，学亦随废。乾隆《志》。废百三十年，同治九年。镇人秦大同、杜学浔等倡议兴复，总漕张之万以官帑重建，是为漕义学。自黎培敬以下，督漕大吏举加意振导之，考校既勤，绩效颇著。培敬榜义学曰“存性”，颁书籍三十部，简里人孙乃煊为之师。陆元鼎继之，遣官按视诸学，别其勤惰，至王营褒勉有加。光绪二十八年，漕督张人骏更聚义学师傅而按试之，王营列最优等，谓有先正典刑。凡此皆昔时义学也。

光绪之末，变法令下，乃废义学，立学堂。接乎民国，易置者屡。今本其终始，撮记以备故实。

稽古初等小学堂。校址马王庙。光绪二十九年，知县洪槃谕办，历任堂长彭永年、孙乃煊、费瑶、王义和。改国后为第三初级小学校。

蔚文初等小学堂。校址西街北首张宅，后迁粮食街，又迁参署西院。宣统元年，麦厘董事张旭初禀办。历任堂长张旭初、杜廷栋。改国后为第二初级小学校。

达材初等小学堂。校址小营月光庵。原为义学，宣统二年，小营油商筹办，堂长赵鸣琮。改国后为第十九初级小学校。

萃英初等小学堂。校址清真寺。宣统二年，王营皮商筹办，初为简易识字学堂，未几更名，寻又改称蔚文第二小学，堂长杨葆身。改国后停办。

右清季小学四所。

区立第二初级小学校。校址旧参署，后迁城隍庙西，又迁清真寺。民国元年以蔚文小学改建。历任校长张炳华、秦兆鋈、戈寿彭。

区立第三初级小学校。校址太阳宫，后迁清真寺，又迁城隍庙西。民国元年以稽古小学改建。历任校长马家腾、张丙元。民国十七年七月与第二小学并为王营小学校。

私立文蔚初级小学校。校址旧参署李宅。民国六年二月，里人赵钧、孙如墉倡办。校长赵钧。七年七月并于第三初级小学。

区（五）〔立〕第十九初级小学校。校址小营月光庵。民国元年以达材小学改建。校长唐正沂。十七年七月改为县立小营初级小学。

右改组前小学四所。

县立王营小学校。校址城隍庙西。民国十七年七月，教育局循里人秦国铨等之请开办，以原设第二、第三两初级小学并入，旧校舍六间，里人捐款重建。校长杨广生更以城隍内宫客堂、财神殿等处画入。今校长为张秀生。

县立小营初级小学校。校址月光庵。民国十七年七月以区立第十九小学改建。历任校长邵本焕、周慕云、唐正沂、张丙元。

右见存小学二所。

呜呼！吾志学校而叹营人之后时也。夫世之不幸非一，而无教为大。以营民之众，岁输多额之捐，而当道不之重，局局于两初级小学者十余年。虽复升学有志，而贫者难之。末俗梗而不迁，天才阨而莫遂，皆此之由。今虽幸而有成，而待教之众，拯者几何？扩而充之，是所望于当局者矣。学龄儿童数，王营凡千零四十八人，小营凡四百六十七人，今但有完小一所、初小一所，待教仍众。

社会教育。亦起于清末，先是光绪三十二年，劝学所区董张旭初、宣讲员刘文波，尝倡立王营自治宣讲所及阅报社于新祥禅院。先文学公时为劝学员，亦与发起并草简章六条禀县通详立案。简章录下：一宗旨。以开通民智、培养公德、正人心厚风俗为宗旨，无论何人，皆可听讲，惟不得喧哗骚扰。宣讲书籍，拟以《咨议局章程》及《选举法》、《公民必读初编》、《地方自治纲要》、《地方行政制度》、《直隶自治讲演集》及关于地方自治之部颁章程；二讲员。暂由某等担任，俟筹有经费，再议续办自治研究所；三讲期。每星期日下午二时至六时；四讲所。暂设王营新祥禅院，俟择有适中处所，再行迁移；五报纸。计《预备立宪公会报》、《时报》、《神州日报》、《中外日报》、《舆论日报》凡六种；六报费。现已商明提宪，设立之阅报社，由清江间日转送六分到营，送资由本社发给，不取报费；附则。监督责任在城，应归警察局，王营距离较远，临时请本镇汛官到所监督。一时听者填门，颇易旧俗。改国以后，兹事遂废。民国十三年六月，镇人于锦涛尝捐金设平民学校一所于第二初级小学，未久废辍。十七年十月，淮阴农业学校推广部又设第一民众学校于王营小学，向隅者犹众。其十二月，市中粮商李孔嘉等又集资自办一班，毕业生各数十人，后皆停办。

民国十八年，县教育局将设农民教育馆，其四月，镇人姜道立以先世捐建之马明王庙及田四亩，舍为馆基。五月，局聘镇人罗青来为筹备主任。筹备员为黄世英、杨广生、孙如墉、秦兆鋈、韩道立、张廷臣六人。土木髹漆，次第兴办。又作钟楼于戏台之上，拓其前以为竞技之场，圈购庙东田八亩有奇，以供扩充，共用银三千三百七十元。十九年四月，馆成。历任馆长纪国永、杨屏

辅。

王家营志卷五人物古迹

卷五人物古迹

人物第十士行列女

王营耆献之可征者，咸丰《志》则杨穆，新《志》则孙步云、王启秀、张耀南。三百年间，记载阔略，亦已甚矣。以余所闻，乡先生之庸行庸德，足以风末世而厚邦俗者，未始无之。要皆限于道、咸以下，民俗近贾，但解钱刀，畸人卓行，沦灭无纪，可胜道哉！今远取邑志，近取乡论，荟而书之，得二十余人。其间往往事状无征，虚存美词，有欲详而不得详者，后之君子，可以鉴焉。

杨穆字西牧。清康熙间增贡，以中书通判归德。才气过人，治水听讼，声施甚著。康熙十七年，河决王家营，知县管钜迁镇于东，招抚流遗，穆躬遘其事，为立石记之。善为诗，与孙执升友善，著有《柳溪诗略》、《芸香草》若干卷。杨氏于里中最为旧姓矣。咸丰中，诸杨有廷模者，多财能施，尝大治涵洞，市中积水畅出，食利至今。

王启秀字蔚甫，廩贡生。清介拔俗，教授终其身。钱司业振伦主讲崇实书院，许其气节。家故不丰，独慷慨多义行。尝输馆谷百千，倡殷富捐，以振穷檐之不能自存者。岁冬则釀钱立粥厂，以是虽迭遇凶荒，民无流离。弟仲山，亦清德君子。

何际隆字赉虞。少从秀才丁楼游，壮乃治医，熏然慈仁，于贫窶未尝责报。岁暮雨雪，流丐冻饥，际隆与里中王启秀、查守槐共施粥振之，多所全活。自余医门老宿，若魏秉堦、徐垣、许暄之、何淇泉、赵士华，皆知名。秉堦擅小儿科，有“痘神”之目。垣其弟子。暄之善施，以医方种其德。淇泉五世疡医，门业称盛。士华喜游侠，七十能骑，盖以医为寄者。

秦苍璧字冠璜。道光中，以童子试入邑庠，键户诵书，至于白首。学政王先谦榜其居曰“孝廉方正”，苍璧未尝示于人也。秦氏河北旧族，自苍璧始，主县之信成义学者凡三世，里人称之。子大同，字谓堂，廩贡生，精制举文，数荐乡闈不报。性方严，虽接家人，仪观肃然。同治庚午，成《秦氏谱》若干卷，山阳高延第序之曰：“君少奋于学，有声庠序间。今虽老矣，方挈其子应省试，触盛暑不惮，可谓壮哉！”子曰宗琇，字伯珩，廩增生，亦恂谨之士，卒民国时。

赵士骏字轶凡。孝友惇笃，悦于诗书。未冠入邑庠，筑梯云馆于河上，治举子业。既累蹶不第，遂授徒终其身。徜徉土室，蒔菊自娱，号“菊庄老人”。大河以北，独与鲁孝廉通父、吴比部稼轩善，观花命酌，清言移日。卒年

八十。有《赵氏谱》二卷、《梯云集》二卷。子四，长鸣鹤、季鸣琮，并游县庠。鸣鹤多才艺，善书画，有《红豆斋诗》。鸣琮少攻苦，晚厌人事，去从军。既又逃于景教，褐衣布袋，游戏尘俗，见者以为狂焉。叔子鸣琮，自有传。

韩涵字浑儒。家贫，为外北主簿典书记。书记无薪给，受屯田四十亩，值军兴，慨然曰：“不能执干戈卫社稷，焉用田为？”趣上书归之。平生严取与，教子侄无姑息，卒世其学。乐道人善，乡里有道者严事之。忍饥诵书，治音韵、算术，略尽其理。卒年五十九。又有李鹤鸣，字九皋。掌左营参将署书记四十年。蚤岁读兵书，旁涉载籍。为人恂恂然，与涵善。晚教子成秀才，亦与涵同。

赵殿元字佐臣。少丁捻乱，无盖藏。事祖母王，能致其养。同治中，以骑射得镇标左营外委。然不乐仕进，居常以经史自课，所居西门旧宅，榆阴满庭，客至则亶亶论明季事，客不能难也。爱重师友，对后生必勉以学，卒以儒素世其家。

祁一山及子毓麟，两世训蒙，里中出其门者甚众。一山爱畜鹅，风裁潇洒，以道自重。毓麟席其教，跬步必谨，人敬之若师保。

孙步云字月樵，优附生。善谈论，涵泳百家，出其门者多知名。世家河北，每淫潦卒至，平陆皆沮泽，岁比不登。步云请于邑令，穿渠达鲍营河，期月而就。遗著有《自反斋杂体诗》。子晷，字閻仙，附生，壮治医经，尝推产其兄。身率家人，悬壶王营市，以自给。谨身敕行，卑以自牧。盐商有施药局，重其行，延主内科。论世主平恕，不为肆心独往之论。与邑贤交，独取冯太学宝墀、王孝廉登云。晚有幼子之殇，哀不能释，未六十，以风痹卒于家。

杜学浚字莲舫，廩贡生。家贫，廉隅自敕，不歆荣利。董地方事，不轻见官府，不以一钱自污。尝与修圩之役，人多其洁。又有王寿芝、李子章，皆邑诸生，与学浚同时，教授里间，有谨厚之名。

费瑶字琨圃；杨运字少芎。皆授徒终身。费氏以贾人起家，瑶独治书，既以小试常绌，又萧散，不乐箠扑乡里，遂教于家。诣者恒见其操一卷自怡，《椒山集》也。好从浮屠游，貌于于然。运，郡试第三不售，馆委巷中，从学之盛称最。冬无絮袍，未尝干人。卒皆年七十余。

刘启源字文波。光绪间，为宣讲员。天性忠讷，能直辞解纷，闻者无怨言。年二十二丧耦，即不更娶。晚岁萧条，衣履穿结，里中分日饮食之。有湿疾，争濯其秽。未入民国而卒，年六十七。里人祭于社，有泣者。王营作追悼会，自刘君始也。

张旭初名耀东，以字行。少孤贫，身亲贩鬻，徒步百里。中岁为海贾市北



货，海贾服其诚信，皆交欢之。旭初用是起其家。性嗜学，晚以子塾任货殖，自筑“深柳草堂”，日点治书史，藤萝深僻，送迎简少。然地方有大兴作，则恒为倡首，捐重金不吝。创蔚文小学，严选师资，风气为变。民国十一年卒，[年]八十（年）。遗稿有《深柳草堂诗存》二卷、《训孙琐言》一卷。塾，字伯庠，遇贫贱有恩，毁言不闻于里；塾子震欧，和厚类其父。皆先旭初卒。

张耀南旭初弟。咸丰庚申，捻入王营，耀南随母、兄避于外，旭初病不能行，耀南方总角，日乞食以进，必先饱母、兄，而后自食。同治初，捻再东犯，耀南趣其兄奉母挈妹以出，而已居守。比乱定，行者毕归，而耀南竟失所在。

李克勤字俭亭。起家盐筴，仁而喜施，里称其豁达。事亲至孝，有五子，仲子人龙，字仲平，最知名。高论洽闻，而不与世事。年四十卒。有《啸峰遗稿》四卷。自克勤外，一时家贫以孝闻者，又有李同发、潘万龙等。同发尝刲股疗父洪道危疾，其父不知也。里有知之者，称以孝子，同发瞿然曰：“贫窶不能奉甘旨，尽心焉耳，敢言孝乎？”万龙室尤贫，贸易得升斗以养母。里有兵，众皆走避，母笃老不能行，万龙守之不去，卒皆获全。夙恭谨，口不为谑，亦未尝忤恶人云。

刘镇文字守漳，其先诸城人。道、咸间，来迁为布商，遂家焉。镇文布衣尘容，迂谨如儒生。侍父病，多难至之行。父没，蔬食终身。夙不知书，以父嗜览报章，日陈祝如存时者，三年而不倦。晚以毁得心疾，蓬垢寡言。民国十七年，卒阖户端坐自焚死。

赵鸣琮字玟叔。父士骏，暮年遭捻乱，落其家业。鸣琮性通敏，就所居小营创油市，地据河壩之胜，远近归之，室用以饶。夙慷慨能利物。小营兴学练乡兵，治东坝浮桥，疏鲍家营旧河，鸣琮皆为之倡。丙午大水，鸣琮有业濒河被灾甚，家人食糠覈，主振者廉知之，予以金，拒不受曰：“有糠覈可啗，不致饿死，忍分灾民口中食以自肥乎？”居乡平决忿净，人服其正。既累世种菊，及身而好之弥笃，花时履綦杂沓，酬对终日，神明无倦云。年七十二卒。有《艺菊卮言》一卷。

常廷璋桃源人。道光间，主王营清真寺，延接教众，远近乐戴。杭有某翁，访道而卒于淮，廷璋独行数千里归其槨。或曰：翁家不知状，以疾为疑，将讼廷璋。翁示梦家人，皆搏颡自责，感念不衰焉。廷璋道力既深，里巷多传其奇迹。语在“杂记”中。以下流寓。

左泰中安东人。卖卜王营市，虽贫不能自存，而乐道人善，里多其行。光绪五年，大风坏屋，泰中压焉，竟卒。子席其术，讯占多验，而和气充然，若

有道者。市中称“小左先生”。

列女之行，往者多局于贞孝节烈诸端，朝命旌显，亦取于是，志乘所载，大都清门世学，习闻诗礼者也。至于力作之氓，健妇当家，攻苦食淡，以至白首，若斯之类，岂无足纪？然而四行无闻，三老不举，是知行能掩于门资，搜扬不及草野，非惟丈夫，乃女子亦有焉。兹编所纪，以县志采访册为主，新志有误系处，故断从访册。续有甄录，裁及十一。今妇学昌明，政尚平等，选贤与能，百姓攸同。他日可纪，将不仅乎此。“列女”一目，所当渚并者矣。今不分门目，以时为次，而流寓附焉。具列如左。

莫廷扬妻方氏嘉庆二十三年归廷扬，逾二年，夫故，抚犹子鸿儒为嗣，事衰姑至孝。守节八十余年，寿一百有二岁。光绪二十八年旌。

何春华妻王氏咸丰十年，春华死捻难，遗孤甫周岁，王抚之成立。四十三年，未尝见齿。

贡生孙步云妹及女年皆及笄。咸丰十年正月，捻寇至，相携投水死。

韩涵第五女父早卒，奉母不嫁。母病垂三年，女未尝去房帟，病寻愈，人称其孝。邑令侯绍瀛题曰“贞孝可风”。

李氏女克勤从孙女。幼字皖某氏，未昏婿卒，往吊其门，礼成殉焉。

秦国樑妻张氏归国樑，逾年生女。国樑卒，张两次仰药不殊，翁姑惧，遣归宁。母劝改适，则泣涕与母诀，未信宿而反，苦节终身。

附生赵鸣鹤妻袁氏夫故，欲以身殉，或晓之曰：若子女婚嫁犹未毕，未可也。乃忍死经年。既毕，即夕仰药死，年四十余。

王文钊妻丁氏文钊弱岁有羸疾，丁割股以进，不效。营葬既毕，属夫弟好事舅姑，遂怀药诣夫墓殉焉。

监生徐垣女字武进黄念祖，未婚而念祖歿。女请于父母，奔丧成服，旋以毁卒。武进令为白大府奏旌焉。县志：“垣”作“坦”，又于监生上冠武进字入“流寓”，均误。

葛文彩妻王氏文彩商于外，暴卒，王号恸欲往，而无所资。越数年，积若干缗，卒身之金陵，扶柩归葬焉。教子奉姑，曲尽其道。

韩宝善妻朱氏夫故，有孀姑病痺不能步，朱恒负姑出入。家奇贫，日以鍼黹博微直，犹常断炊，每得食，必先奉姑，而已食其余粒，如是直终姑世。

韩仲时妻姬氏夫故，遗一子，教之成立，事舅姑尽孝。凡守节二十年，卒年五十。

韩仲斗妻王氏闻斗卒，奔丧，奉舅姑终身，未尝见齿，操作自甘者三十年。

张墉妻戚氏三十丧所天，四女皆幼。戚手纫衣食，次第遣嫁，奁具如中人。

资。诸院娣姒多，独以一穷嫠当之，而诟让不闻，过者加敬焉。

张桓继妻崔氏夫故，氏年未三十。家又浸落，傭十指而食。抚元配所生子，痾痒必谨视之，动必以礼，对人无疾言遽色，白首如平生。

朱保国妻黄氏嫁三年而保国歿，遗孤在抱，欲从死未可。既子又殇，一夕仰药殉焉。衣襟皆施鍼缕，累数重。其兄家王营，王营人请褒扬。民国十三年，颁“摩笄心苦”额。

丹徒王凤池妻黄氏夫故，家赤贫，以十指所得养衰姑及幼子，姑尝儿子恃之。姑歿，披衰负引，一如人子。以下流寓。

绍兴陶鹤声妻黎氏事姑尽孝，性慈祥。丙午大饥，流民麇处黄河滩，官振有不及，黎倾囊助之，所全甚众。卒之日，环榻所而泣者，多不识姓氏，皆丙午之饥民也。

#### 古迹第十一故镇署宅坊井陵墓碑识

王家营旧镇在今镇西一里许，说详“建置”。顾炎武《王家营》诗：“荒坳据淮津，弥望遍秋草。行人日夜驰，此是长安道。鸡鸣客车出，四野星光照。征马乏青刍，山川色枯槁。燕中旧日都，风景犹自好。衣残苕上缿，米烂东吴稻。公卿不难致，所患无金宝。还顾旅舍中，空囊故相恼。回头问行人，路十如何老。”按：是岁为顺治九年，炎武年四十，入都过此，王营未东迁也。

大河口旧镇在王营旧镇西，为泗水入淮之口，亦称泗口。宋咸淳九年，设清河县于此，自废为镇后，遂失所在，大约当在杨庄左近也。

清口废驿在毛家嘴黄河堤上，通称“老马号”。乾隆二十六年，由旧县移此。李鼎元《使琉球记》云：“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日，宿清河县清口驿，俗名王家营。馆舍新造，宏敞可容百人。馆后有余地植稚柳八株，成阴大可纳凉。”即此。咸丰十年，驿毁于捻，惟驿旁土地祠存。

旧左营参将署在西门内，本道光开减坝时总督公馆，外北主簿居之。咸丰十年，汰河官改为参将署。光绪二十七年，参将郎桂林增建辕门吹台之属，规制甚备。改国后，署招领为民居。

旧左营中军守备署在东门内，改国后署废为田。

旧王营汛千总署在马王庙前，光绪中署圯，僦民房以居。

旧涧桥司巡检署在城隍庙西，后移西坝，署废。一说署在圩西北隅，未详。

后园在东岳庙北，由来不详。昔为大车厂聚居之地，今茂草蕃芜，民居鲜少。又有西后园，在圩内西北隅。

颜家楼在西街北首，有颜瞎子，以勇伎名。同、光间人。

城隍庙前井久堙。

马王庙前井王骡厂所凿，市中诸厂饮骡者趋焉。其邻张姓厂有童驹，能以一日抵郟城，人为之语曰：“儿马张，砖井王。”

百岁坊在西街，左曰“节孝之门”，右曰“百寿之门”。光绪二十八年，为莫廷扬妻方氏立。

鲍家马头在清口废驿西，下接鲍家大汪。

琉球通事郑文英墓在彤华宫后，有碑，旧题“琉球国朝京都通事郑公文英之墓”。旁书“乾隆癸丑十一月十四日卒”。《县志》曰：文英奉使入贡，道卒葬此。按：邑人蒋堦《甦余日记》：琉球贡使约数十人，正使耳目官一名，都通官则文英，固正使也。又按《东华录》：乾隆五十八年癸丑，是岁《朝鲜琉球诸国来贡碑》，上半缺。

千总蔡智墓在镇东黄河官堤北，续《县志》曰：千总蔡智以善治水卒于工次。大府旌其功，给予葬地，土人至今呼为“蔡公墓”云。

回回林在北郭外一里，回教义冢也。东西修广将十亩，幽邃独绝，为游陟佳处。

重迁王家营碑记里人杨穆撰。原石久佚，兹从乾隆《志》录其全文：“与袁浦对峙所谓王家营者，盖清东壤之冲道，滨河而处，凡二千余家。五十年间已三迁矣。独康熙二十七年秋大水，日崩崖数十丈，市井房舍尽入蛟宫，妇子茕茕，向波而泣。其民中宵露处者有之，鸟飞兽散者有之，葱郁之区，几成旷野。事闻邑父母，管公闻之惧，单骑就道，周视原址，祇余茅屋数椽而已。遂聚老少而谋，似非东迁不可。问其地，乃山阳朱生业也。使里正往白之，曰‘否’！又使县尉曲谕之，亦曰‘否！否！’事急，力请督、抚两院并淮扬道胡公。公曰：安插百姓，招抚流遗，此有司责也。毋负加惠元元至意，急迁如议。复捐俸以助价，价不足，督宪又命加三十金。盖安众无损一也。侯不自计，竭捐如数，民因得以复聚。或诛茅为屋，或筑堵冯登，或陶瓦成宇。不二月，巍然一巨镇矣。呜呼！仁人之于（入）[人]，其利溥哉！古之有司，凡一言一行，果有益于民生，即歌之咏之，光流史册，况其援已溺之命、甦将子之遗，而复我镇治者乎！民为之歌曰：‘谁夺我居？侯为之区。谁覆我宇？侯为之处。水涸草枯，如沐时雨。子子孙孙，永安乐土。’因感之深，不自知其祝之长也。予，里人也，躬遘其事，故备述之，以志不朽。”按：此文记迁镇始末备详，里人拟重行立石，尚未果也。

严禁滥封车骡碑在马王庙山门之左，下截黝剥不可尽识。略曰：清河县屠为再申严禁事，乾隆二十九年，奉府正堂姜宪牌，淮郡南北通衢，官员往来所需车船，每藉迎送亲朋，动辄封拿，奸胥索诈，甚至弃货于路，商贩裹足。是以乾隆二十五年奉旨查禁。近查佐杂各员亲友往来，仍行差拿。更有不法站棚



胥役，勾串差官，借封索诈，紧要公务，反多無济。兹瞬届大差需用甚多，岂容滋意扰害？合再饬禁，奉此。又据车骡店张九皋、杨锡璜、韩士进等公吁赏式碑禁，据此，合仰差役人等知悉：嗣后，除大差委运官物临时照数发价饬办外，其余私事需车骡，不得滥拿，各宜凛遵。乾隆三十年九月日。

革除拉差贴费碑在马王庙东壁。略曰：两江总督部堂孙、江苏巡抚部院长为饬禁事。清河县王家营，南北要冲，差使经临，需用车骡，往往官发印票，著落行户雇傭，行户藉贴费为名，每客人落行，不使与车脚见面，私定价值，客人出钱甚多，脚户到钱無几。倘脚户稍不顺从，即将车骡日久拘留，以至变卖骡马，尚不偿秣草店钱之费，累商病民，莫此为甚。今革除拉差贴费，酌定雇用价值。嗣后衙门需用车骡，每站用车一套、骡一头，各给银四钱，不得分厘短少，亦不给行户用钱。民雇车骡，除脚价四钱之外，每银一钱，发用钱五厘。如此，在行户仍可糊口，脚户得有实价，商民即可不致受累。各宜凛遵。乾隆五十六年八月日，署清河县事陈廷栋谨勒。

申定雇用车骡事例碑在马王庙山门之右，今为农民教育馆改作立础纪念石。原碑略曰：清河县丁为严禁事。案：蒙督、抚宪札饬，将王家营一带往来商民雇用车骡等项评定价值，及应禁各项开列于后：一，官民雇用骡马车辆，每套每站给银四钱；一，长骡每头每站给银四钱；一，车骡行每雇价一钱抽行用三厘；一，车辆多时每套每站减银一钱，骑骡再减；一，遇北道被灾年分，车辆稀少，每套每站酌加三分，骑骡照增；一，各省士子赴都会试，一律照办，行户等不得私自索增；一，二把手车每辆每站按夫两名，共给银四钱，驴拉每站加二钱，车店按三分抽用；一，民雇短盘驴头，每头每里给钱二文，驼驴三文，长站每头每站骑坐二钱，驼载三钱，行店按三厘取用；一，车骡驴头各行遇商民林集，往往抬价居奇，或需用之人自向脚户订定，该行户复从中多索，方准写票，此弊当永远革除；一，商民在行家食饭，饭钱毋得额外多索，亦不得在车骡定价内混扣；一，车骡价值起程时注明契票，先给二分之一，余按站交付，脚户毋得预行全数索取，以致沿途浮借，有累商民。以上新增条款，蒙宪批准，各自凛遵。须至碑禁者。嘉庆七年九月。

永禁行店抬价居奇碑所在同前碑。略曰：淮安府李札开，奉淮海道沈咨准、淮扬道邹咨开：各省会试举子经过王营，雇车北上，行户每抬价居奇，上科每车一套有索至二十余两者。经本道定价，每套不得过十二两，自正月初一日起至二月二十日止，清江各衙门差车暂停，如有要差，亦照民价给发，以免藉口。兹据安徽举人董桂洲等，江苏举人叶自庄等，□□举人程振墀稟请，立石河干，永为定例。经详奉抚宪陶、总河部堂张如详批准，咨道行府饬县奉此，合亟勒石永禁，须至碑者。道光十年八月。

永禁衙蠹勒派阴阳端公碑在城隍庙。略曰：沈文俊等公禀，本府通详各宪，蒙总漕部院郎批：淮属州县□□向派阴阳端公，敛银解备甚为苦累，本部院据词批府议详禁，何得仍踵陋弊？仰查速报。总河部院赵批：据详该府议，令各县十年轮捐一次，不准再派阴阳生买办，已奉漕院批示，勒石永禁，该县何得抗违不遵？如再藐玩，即提经承究处。以上业经各宪批示，勒石永禁，通行阖属均無违误。须至碑记者。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立，沈文俊、王永祚、谢凡、沈仁亮。

永禁衙蠹违例架宪殃民碑所在同前。略曰：清河县为示禁事。据沈文进等公禀，清邑额征流寓银两，户胥皮大恒等句串朦混，种种苛敛，蒙本府详请严飭，清除冗派，照流寓银原额征收，如有胥役朦弊，查出重究。仰即勒碑永禁，以杜更张。到县奉此，合仰王家营乡地即唤原禀沈文进等速备碑刻，申宪存案。须至碑记者。雍正五年八月立，沈文进、秦克缙、刘公蕃、孙起龙、刘恺。

永禁架关夥诈碑在太阳宫。略曰：清河县徐为架关夥诈等事。据生员张弘文、赵玟卫等呈称：王营历無关制，亦非额设口岸；辄有清江小关，架倚名色，勾棍私索。前经本府出示严禁，俱各潜踪，恐日久法弛，必须详宪勒石永禁等因。详蒙各宪批示，合行勒石。嗣有清江关役到镇私索，许士民扭禀申详重究。须至碑者。康熙五十年四月。

严禁私牙害民碑所在同前。略曰：清河县戴为严禁公卖私牙句串朋充事照，王营从前有地棍，创立代买行名色，每石行用七十文，外又勒索十文、八文不等，经陈国龙控告，飭禁在案。该地棍周来崇等怙恶不悛，复串通蠹书周秉智藏匿卷宗朦混，请□旋经立拿周等讯究各情，按律责革枷示，并通详各宪，勒石永禁，奉批等因。合行勒石，永除锢弊。再查粮牙每石取钱过多，已议详每石取用银二分，取有各行遵依，奉府宪核转在案，相应勒碑，以昭称物平施之义。凜遵毋忽。雍正九年十一月。

革除驴头名色碑所在同前。略曰：淮安府姜为勒石永禁事。据清河县王家营杂粮行户孙天祐等禀称：身等开设陆陈行，向被驴头赵士美等藉差割拿驼贩驴只，索诈乡民，坑行失业。经年诉讼，幸荷访明示禁，革除驴头，安靖地方。岂料士美等仗倚地方胡从礼，硬将宪示揭去，依样索诈，身等情急奔辕，恩准改发山阳县审实。按：拟枷责追赃，革去驴头名色，责令驴店承值供差，并蒙清邑发落在案。第恐日久故智复萌，或驴店另起风波，公叩赏准勒石等情，合行勒石永禁。须至碑禁者。乾隆三十年五月十六日。

申禁前事碑所在同前。略曰：淮安府姜为勒石事。据王家营酒栈方百垵等禀称：去冬，孙天祐等控准讯究，革去驴头名色，著令驴店当差。詎驴头不悛

改，与驴店句合割勒酒栈庄户驼驴，有负除恶安良至意，身等情愿捐资勒石，恩赏永禁。据此，合行勒石永禁。乾隆三十年□月十八日。王营酒栈房方百培、祝圣辉、田恒宽、方天经、江口纯、牛绍武公立。

永禁关役扰害行户跨越碑所在同前。略曰：清河县陈为录批晓谕事。奉府宪罗批，前县详：据王营镇董事职员徐垣等，因关役扰害行户跨越，乞赐批示勒石永禁由。奉批姑准如详立案，仰新任清河县陈令遵照缴等因。查此案：前据徐垣等称，王营兵后，元气已伤，前岁有藉充关役来镇扰害，幸蒙惩办。后有越境开行之郑永泰，又蒙批饬迁地归镇，至今安业。恐日久废弛，公叩详请立案，并出示晓谕等情，经前县转详示谕，各在案。兹奉前因，合行录批晓谕，凛遵毋违。特示。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三日，王营镇士民各业公泰、张公盛、王锦隆、张祥盛、费翼丰、赵玉田、杨元立，邵之翰书。

王家营志 卷六杂记叙传

卷六杂记叙传

杂记第十二

志书载王营河决，其事甚夥，兹以次汇书之。万历十九年夏六月，河决王家营。康熙《淮安府志》。二十一年，河决王家营。康熙元年夏六月，河决王家营口、颜河口。四年五月，霪雨六十日，河决吉家口、王家营口、崔镇口。以上《安东县志》。六年五月，旱蝗之后，赤地千里，白日间，忽见西北隅水气淼淼，若有巨舰千帆浮空而下，村市惊走。后二十余日，河水大涨，决王家营，冲没民居数百家，四境皆水。九年五月，再入王家营。十二年三月，河决桃源新庄口，并王家营。以上乾隆府、县《志》。十四年，河决王家营口。《安东县志》。十五年，河决清河之张家庄、王家营。康熙《府志》。十八年，旱蝗，秋生螽食菽；既，河决王家营。乾隆《县志》。

明季，张献忠遣将东略，尝住王家营，诸书所记，时日情事每不尽同。《山阳志遗》云：甲申四月末，贼将董学礼至宿迁，武愷至沛。五月，贼众伪为难民，乘船将近清河，水营副将张士仪大破之，焚其舟。又遣人往王家营，潜焚其舍。《淮城纪事》云：王按台谕清河县及王家营民三日内尽徙，焚其庐舍。因客兵来者众，恐盘踞为乱也。《淮城日记》云：五月初二日，董贼差奸细五十名潜住王家营，王按台差官焚其舍。

清世诸家笔记，述经过王家营事不少。歙程庭《停驂随笔》云：康熙五十三年二月十四日，早微阴，出骡车至淮。饭已发乌沙河，风雨大作，长堤泥泞，甫渡黄河，衣囊渍透，住王家营。作家书，遣仆方昇归报平安。

南汇周广业《冬集纪程》云：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二十四，风利如昨，经淮安，抵清江浦。午后渡河，河甚狭，一苇可杭，至王家营杨氏店。二十五，雇



车一，用钱三十千。时车价甚昂，解人尤甚，凡车用榆为之轮。轮十字者佳，故曰：“桑车榆毂”，闻声数里。大车双轮，故一乘为一辆。驾三马为三套。余所乘两马两驴，亦为三套。闽粤豫章会试者先后云集，可数千人。所谓进如百川之朝海也。

吕培《洪北江年谱》云：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正月元夕，趁山东使船计偕入都，至王家营，以船行甚迟，复由陆，取道泰安。以二月杪抵都。

钱唐吴锡麒《还京日记》云：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，遣人往王家营雇车。二十五日渡河，浑浑洪流，虽寒水不波，犹可想其下龙门驰竹箭之势。是日宿王家营堂子巷陈必昌店，晚雨一阵。二十六日晴，和暖如春，看行李装车。王家营为南北孔道，登辇写鞍，仕商交凑，卸帆者回头彼岸矣。《南归记》云：嘉庆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晴，渡河。按：此为杨庄之黄河。清水不来，黄流亦涩，行者可（蹇）[蹇]衣涉也。上厓輿行十余里，达清江浦。二十五日，同也圆赴王家营候征时若鹺使瑞。王家营与清江浦分河为界，陆路入京，此为孔道。康熙二十七年大水被冲，知县管钜捐资买地，东迁里许。生聚十年，招徕百族，隐隐展展，盛于往时。

邑人蒋阶《甦余日记》云：六月二十八日按：时为道光十年晚，高堰头坝报险，清江河南各处惊惶。河督张芥航先生井亦将家眷送至王营。昨稍平静。

茂名杨廷桂《南还日记》云：道光丙申五月初十日，早膳于清河之鱼沟集，晚宿王家营。王家营有小河，轿车可从浮桥经过，大车须以舟渡之。然车不进行，则舟不为渡，苛索殊苦。幸从仆众，共叱之，乃不敢作梗。十一日，自王家营渡黄河，过清江浦始舟行。王家营旧例，客入行后，托行主以雇夫而僦舟，彼有所得，则一切皆妥惬。时同行诸公有过于吝嗇者，不许伊雇船而自雇。当午無一应者，转求代雇，则每担索钱千。诸公怒，令从仆自荷行李，而一绳一竿亦须钱二百。及至黄河，舟子索渡钱益昂，厚予之，始诺。然说价阻畧刻，人与物至未及半，舟中客已满，舟子持篙径渡。及至南岸，委行李于泥泞中。天复大雨，以重值雇小车运载，而北岸者不至，又不敢遽行，泊北岸者至，则天已昏黑矣。抵清江浦，舟人乘迫，故昂其值，予用钱四十千，始雇得一小舟南下扬州。盖亦生平有数之苦也。

又乙巳《南还日记》云：五月初二日，四鼓出车，未申间抵王家营。是二日所经之路，俱由堤上行，既抵王营，喜免征途之苦，口号五律一章，聊附书于此：“一笑解征骖，開箱试葛衫。今宵尚河北，明日即江南。烟水申鸥约，莺花入麈谈。小炉烹芥片，此味不酸咸。”初三日，自王营渡黄河，河面约三里，波涛汹涌，驶于竹箭。

祥符周星誉《入都日记》云：咸丰六年二月初四日壬辰晴，大风，偕珊士



觅舆赴王营。河流如带，舆人皆褰裳而渡，从来所未有也。东北风极猛，河中飞沙蔽天，鲠喉迷目，大为所窘。未刻抵汤吉升行。余雇车二辆，每辆十二两六钱。初五日癸巳晴，风稍微，巳刻开车渡盐河。

邑人吴昆田《漱六山房札记》云：去秋，按：谓咸丰十一年也。万邑侯莅任，始议筑围。工未及半，新帅抵任，驻节于斯。不十日而捻贼来，招集人夫昼夜兴筑，汰黄堤上新土尺余，而捻贼大至，十六日直逼王营。大帅亲督兵勇，于石马头固守，贼马纵横在目，而人無去志。时兵马不过二千耳。二月六日，贼渡盐河来犯，我军迎击之于黄河滩。七日，贼回窜众兴。以上壬（戌）[戌]。十二月初八日，贼于夜半冲漆家渡，过六塘南走，天明已至五里庄，乃败贼也，不过千余人耳。自漆家渡至王营，六十余里长，四五里宽，放火十数处。日落探之，贼已过王营矣。丁卯。

明人诗文，鲜及王家营事，入清已后，顾炎武、陈维崧、查慎行、张问陶、吴诸家诗词集中，不乏题壁纪行之制。顾、陈、张三家诗词已见前，查诗见下。吴《王家营晓发》诗：“十年息辙忽行行，理策赢粮事事生。晓雾报知风信剧，初阳照见酒帘明。时清本鲜登车志，梦续偏闻唤渡声。废寺老僧犹识我，道旁一笑与将迎。”慎行于康熙中往来最频，自丙子至辛巳，三过三题壁。慎行《丙子王家营旅店迟杨次也、家东亭不至》诗云：“已过江淮半月期，一行雁羽尚参差。劳人相傍负同伴，熟路频经渐少诗。急景欲回西日笑，轻装那免北风欺。鲤鱼信断河冰合，闷极寒灯照影时。”又《庚辰秋杪重至王家营次杨次也壁间韵》云：“十日征程滞故乡”云云，见“礼俗”篇注。又《辛巳中秋后三日渡河题王家营旅壁》云：“潦退河壖与岸平，旧题诗壁半欹倾。北装莫笑今年蚤，头白羞偕计吏行。”辛巳过此，入旅店而雨，作诗排闷。慎行《舟过宝应，乔無功以家酿见饷，今日旅舍闷坐，闻杨次也在清江浦，欲邀与共饮，而为风雨所阻》诗云：“故人贻我乔家白，欲唤杨郎共醉眠。生被大河横截断，雨昏风恶渡無船。”久淹雨霁，又作诗志喜。慎行《客舍喜晴》诗云：“茅舍欣初霁，征途闷久淹。河声秋易壮，日气午仍炎。异俗全家骇，空囊十口嫌。儿孙频问事，绕膝挽吟髯。”观诸孙無忌兴祖骑驴，又戏作短歌。歌长不录。

马王庙前戏台，体势飞动，神人所营。故老相传，梁间有鲁般斧焉。闲行其下，忽若有睹，指点向人，便失所在。又谓清时信州张真人尝来观剧，故夏不生蚊，场能容众。王营盛时，车骡商尝招武林大凤台班演戏于此。尔时戏价，每本百六十五贯，自六月二十三日起，尽次年六月，诸家更番搬演。其后车行傭力，尚演三本，饮骡夫尚演五本。此道、咸间事耳。

王营旅店，旧推蒋三义为盛。其家有听事七，欲上应斗宿，有外掌柜以治

宾旅，有保家以戒不虞。张海筹尝为三义外掌柜。保家皆健儿，李惠人为著。达官多止宿焉。或资斧匱竭，千金相假，以是交通贵人，力过吏势。相传有制府某，与蒋相识，尝约为兄弟，同治中谢事入京，留连积日。清河令玉亮署板请见，制府以亮素轻蒋三，拒之，使家丁戴异语令曰：“欲面大帅，宜有先容。”亮请于蒋，乃得见。

姜顺兴，亦逆旅之著者。相传乾、嘉间，张真人主其家，临去，姜求授以保富之诀。真人曰：“子生有自来，宜能起其家也。然百岁后须悬枢别室，勿使亲土，庶后嗣可长享。”从之。及捻入王营，疑中有藏镪，毁其室。乱定，家人乃穴地瘞焉。今圩中东北隅，废堵犹存。

王营圩未筑前，东市为盛。有街直抵鲍家大汪，有旅店三家，曰鲍、汤、纪。咸丰时尚存。纪，章邱人，某岁里中作清明会，驺从避雨其家，冥官入宅，相讶不祥，未几竟中落云。自鲍家马头上堤，有市廛，女闾所集，称“菜花堤”。其东近驿有夜市，二鼓开门，夕饮者趋之。钱肆居奇，兑钱者以九八徽钱与之，客不较也。西市则饕劳巷，有回汉酒寮，凡八家。饼肆尤多，晓见炊饼山积，未午即罄。其北胡老爷巷，润桥司署在焉，亦称闹市。

清世河北好事者结抬天会，多异人。王营有汤六括，勇亦殊伦，能背水超清江闸而过。六括世业轿车厂，称“东汤”。相传尝接客扬州，忤土豪，决斗平山堂，击杀豪，突围来奔，尽一日抵清江闸，会闸版撤，追众且及。六括背水大呼，掠闸面而北，一市皆惊。爰为之语曰：“汤六括背跳大闸。”其妻擅点穴功，合字营兵不敢樵苏其侧。所谓汤四奶奶。又有杨天福者，能以一腿却多人。天福为车骡厂总司账，号“杨家钱柜”。而小营赵士杰，以蛇鬚銳闻于北道。士杰居小营，值捻难，举室他避。士杰独留扞贼，凡銳杀百余人。贼知非敌，乃纵火，火起，士杰惊，步骤偶疏，遂戕于贼。

常阿衡廷璋主清真寺，多奇迹。寺中北讲堂，廷璋所募建也。相传上梁之日，飘风欲雨，常仰首有辞，开霁如故。落成之夕，客有留寺未归者，常曰：“今夕不归，明朝将不可归矣。”比夜，霖雨达旦，阻三日乃得归。临命之日，恍若有睹。既语家人曰：“我将于未刻终，汝曹速为我治石椁，毕命后，申洗而酉殡可也。”卓午，犹拄杖往视其圻。既归，及时而逝。

王营西郭外为卡房，卡房西北一带，有数十家缘堤而居。地汗下，多不治田，扫残余之盐，漉而暴之，以售于境，故谓之“小盐庄”。或曰，是一名“坛子庄”。昔有选人经此，见草间白骨，惻然悯念，归途盛之以坛，埋于水际，爰得斯名。

文昌阁有大钟，鑿直隶淮安府清河县字，盖明代物也。东涵洞下，有石刻“院开山二和尚墓”七字，盖断碑为之，“院”上有阙字，不可考矣。北门石

桥下，刻“王营镇”三大字，沟水涸时，有人曾见之。

营镇祠祀之繁，为乡镇最。今参将废署，或曰由玉皇阁大王庙改建。彤华宫，又旧之地藏庵也。东西河堤，旧各有观音庵一区，今故址已不可寻。又乾隆《志》有斗姥阁，今河北八角亭是。《志》云：斗姥阁一名八角亭，在王营镇。雍正四年，中书杨穆捐建，并施愿田二十亩，今其地属四丘。

文昌阁旧有粥所，盐分司徐绍垣办，徐去任事辍。民国元年春大饥，县城设浦惠粥厂，以河北灾民犹众，乃设分厂于粥所故址，镇人王炳纶董其事，凡五阅月，费二万缗。三年冬，又续办焉，费可万缗。

乙丑联奉之役，淮弃六塘之防，不敢悉众以御人于远，故败绩屡告。十一月一日，奉军连陷五里庄、丁家集。二日午后，前锋已抵盐河边。于时第一混成旅杨庚和部奉调北上，驻舟盐河，迁延未进。至是遂设第一、二团部于王营，沿河布防，西起回回林，东至罗家口。日晡开战，亘一昼夜，联军凭高得地势，北军地卑下，既难冲渡，又虚耗弹药。土人或献计，谓李家渡可潜袭。遂挥众作筏，以四日日午渡河，已渡者数百人矣。时第九军郑俊彦部在南岸，侦骑望见之，亟连杨旅省防旅共要击之，奉军遂溃。反首夺筏，筏坏，溺死百余，俘其营长二，及生口数百。是日，奉军始拔众北去，截至五日昧爽，两军枪声全寂。是役也，客军在镇二十余日，肆行焚掠，如栲如洗。镇人请于红十字会，设妇孺收容所四处，所全甚众。第十四所设粮食街，主任赵钧；第十六所设旧参府署，主任孙如墉；第十七所设堂子街，主任郭立鸿；第十八所设西街，主任左庆成。

市中又组织兵灾善后维持会，折冲兵民间，谋复地方秩序，即以保卫团团总杜廷模为主任。凡一月乃撤。愚别有《王营兵祸记》叙次颇详，此不悉书。

### 叙传第十三

张氏之先，出于桐城。当清雍、乾之交，吾始迁祖曰世杰，以贸迁来东，张两肆于王家营，曰“世来”、“世德”。始治产积居，有宅一区，有田百亩。值河水方盛，王营为天下剧，舟车填咽，俗近贾不好文，用是踽踽尘土间，未尝事书史。有子盛熙，盛熙生四子，仲曰兆麟，兆麟生彬，皆遵先业，居于王营。彬生耀堂，是为南湖公。南湖公生八岁而孤，独刚果有志分。县南移风乡，古富陵地，顺治中沉为湖。道光河泄，填淤数十里，曰“新滩”。南湖公招四方客作，耕于天然河滨，凡垦田数百亩，料量调察，佃不敢畔，庄园庐落郁然。南湖公生二子，锦睦字友伯，为文学公；锦墀字子高，为登仕公。母张，抗节古贤，班书授二子读。子壮，斥产奉师，修脯过其力。湖滨之人皆曰：“张氏有母，能敬其师者也。”登仕公幼清厉有志节，貌白晰，目烂如电，意所不可，不避亲昵。夙堕马伤肘，因遭肺疾，犹不废苦诵。弱冠而殒，逾



年母亦下世。

文学公五岁失父，知哀慕，至于废食。以光绪二十四年补学官学子。性通朗，不事章句，亦不以生产累心。容止倜傥，而中情仁恻，与人交，倾心以之。友死，鬻耕牛以办其丧。光绪末，以湖滨罕见闻，归王家营。又南游于沪，沪有豫备立宪公会，多通才，文学公从之游，志益奋。坐家贫，不能自致，又无有气力者为之推挽，则悉力为乡里谋。王营设宣讲所、蔚文小学，皆出其议。继乃宾于句容令所，又为江南巡防营典笔札，奔走衣食，容色惨瘁。改国后，清江立保安公所，文学公与乡人董善后，见河北灾民众，则请于浦惠粥厂，设分厂王营。属初办，未有阑盾，人争先，有死者。公闻之，投床而泣，谓我害之也。少颇任率，既许身乡里，言论感激，未尝异于人。累为省议会科员，敦督安东诸县选事，准法裁正，毕事最先。大府器异之，将辟擢，而公遽卒。卒之岁，里中旅祭于新祥庵，会者逾千人焉。子三，震南、震洋、震藩。

震南幼出为登仕公后，年十九，居文学公之忧。所生母丁，宽厚慈仁，有均壹之教，转徙鞠养，备婴荼蓼，膏火之费，困弊百端。久之，震南习政法之学，震洋治游微书，震藩攻绘事，门业粗延，而母苦辛已甚，五十便逝。爱敬既穷，永慕而已。所后母戴，早厉清节，明而有断，抚震南以长，寒暑痠痒，若提抱时。导示深切，又同严父，门户稼穡，操持烦苦，家计隆于旧时，而母亦垂垂老矣。

震南生于穷乡，幼奉王母教，从膝上受四子书，十三归王家营，十五游江宁，累三年，属民军起武昌，学辍。二十再游江宁，二十二，遂抗颜为师，教于淮扬之都。性简伉寡酬接，高颡深目，仪装朴野。尝历引古人，自谓：“口讷如扬子云，不能诗如李翱，不能书画棋博如白居易，不能饮如苏子瞻。然郭林宗贞不绝俗，虞世南外和柔而内忠直，亦尝勉而企之。”故居必有朋，早免傅训，独以私智致浮誉。同舍生或阿于好，故誉日腾而实不至。既以才劣，不能治官府，游教南北，益浮谈妨要。年二十九，始名所居为“尊疑室”，以札记自课，比浮誉于疾毒寇仇。年三十，作《天论》，以谓“可易者境遇，而不可易者人心，明明黠盗也，今风以礼义，泽以诗书，则一变而为诡儒，祇益乱耳。”闻者病其激，而睢宁王绳之以为然也。

震南意广心奢，自图史、音切、诸子书、文章义法、中西治化、生计之学，皆见其粗。蚤岁有志著作，张空目以十数，文章汗漫，不甚中程轨，笺疏密，愈非所长。独嗜史部书。少从文学公受袁枢《纪事本末》，读而好之，有吴均通史之志，力不足副。年三十二，为《国史通略》上下卷以见意，且序之曰：“治史之道，专精与通览异，晚近为通览之史者，有一蔽焉，曰不肯割舍。



盖史实万千，不必为人人所宜详也。惟必有所弃，然后有所著，夫治史之所贵，岂徒诵烦辞逞碎义哉！今史部书诚繁，其大纲之通摄古今，而有系夫政之平陂民之舒戚者，可以一二数也，杂小与大而举书之，则牛毛茧丝，难为辨治。虽晚出之本，与村学中兔册之流，鲜以别也。抉其大者而究论之，则元元本本，殚洽而昭明。其言居要，其书易读，虽有诵说极博之士，不如吾执守之精也。”然震南宅忧处约，体又善病，兼授徒历年久，縻缓通阔，赴之不敏，竟不能名其家。尝与同县范耕研言：“秦有天下十五年，其治术掩迹三五，下开百王，而秦记湮灭，事迹不具。若攬摭古籍，刺其政教、官守、郡县、艺文之类，作秦之一经，存一王法，不亦可乎？”耕研韪之。顾卒卒未即就，独以余日聚乡里旧闻，数年滋益多，甄综考校，常孳孳然。迄于今岁，他书未杀青，乃先成《王家营志》六卷。

初，震南年二十四，馆其乡先辈徐庶侯大令家。大令藏方志累数百卷，震南以暇稍治其书，而有以识其利病。尝论之曰：“方志者，地理之书也。地理以疆域为郭郭，以代有变置，故名实歧互，不能析别疆理以归限断，则全书不足观也。郭郭之内，要端可数，而大归在于征实。征实之事，有古有今，资于古者曰图籍，资于今者曰采获，一有不备，君子其犹有憾。太史公作《史记》，自《世本》、《谍记》乃至《楚汉春秋》之属，资于古者也。自郡国计书乃至游陟山川，举所覆所视以备异闻，资于今者也。而夹漈犹以博不足为深恨。今之载笔者，求所资而不得，则骋虚辞以相啣嘎；或则矜重义法，以省括为解。笃而论之，岂有当于征实之谊哉！”已而叹曰：“郡邑志书，官有程期，又缀于众手，其不能以如志亦宜。自明以来多支志，若三吴之汉口临平乌青，淮南之甘棠北湖。断地以求，往往可观。王营，父母之国也，自有明置卫，更三百年而吾宗东徙，又七传而至于吾身，其间建置因革，井里废兴，守望编伍之略，文献礼俗之宜，自他人而观之，稊米微尘也。而居是邦者，则为田庐丘垅之所托，吾力犹能网罗放矢，既有责焉，可无述乎？”于是窃取陈编，自明已下五百有余岁之官书野记百家杂语，悉覈其同异而整齐之。时代差近，闻见可接，则有友生耆老究悉故事者举以相诒。故久而益多，经始之岁，每有草稿，必闻于大令。大令善其所为，谓当卒成之。书成于民国二十年之冬，纂言记事，以二十年夏为断。二十二年冬，以授梓人，又少附益焉。总其要略，为目十有三：曰“建置”，曰“河渠”，曰“军政”，曰“警卫”，曰“职业”，曰“交通”，曰“礼俗”，曰“宗教”，曰“学校”，曰“人物”，曰“古迹”，曰“杂记”，而“叙传”终焉，凡六卷。

张震南曰：吾不敢堕先人之业，吾是以次其行事而述“叙传”。